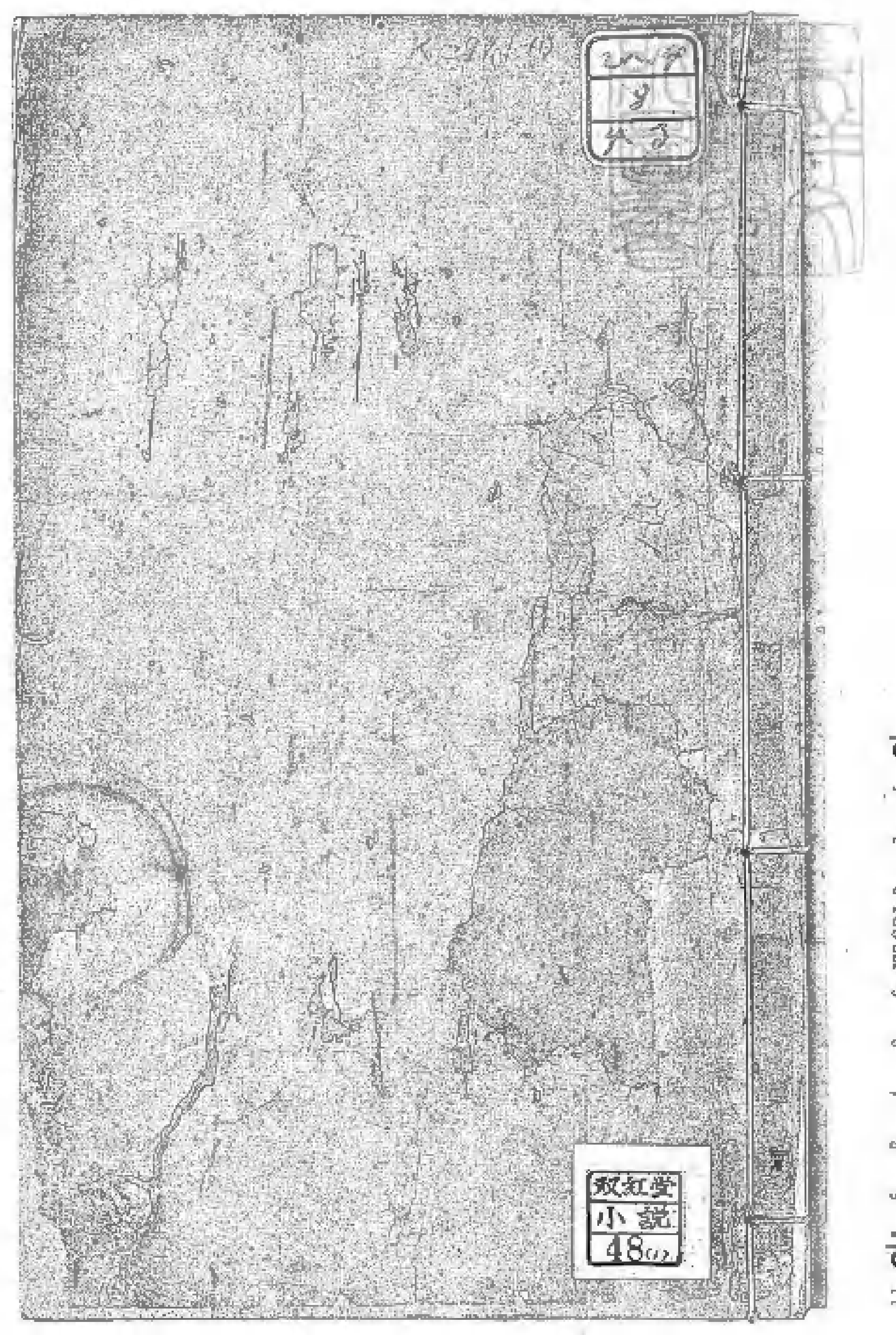
繡像金瓶梅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首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8
編號	D8644700



大河内家旧藏本
内閣文庫所藏本ニ同種
図を缺く也ニ同種本ニ之
有り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目錄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一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嵒，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一部炎涼景況盡此數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是如此說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爲利害怎見得他的利害假如一箇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淒涼耐盡無端懊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廚前愧沒半星烟火妻子飢寒一身凍餒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人爭氣正是

一朝馬死黃金盡　親者如同陌路人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真箇瓊漿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要鬪氣錢可通神果然是頤指氣使趨炎的壓脊挨肩附勢的吮癰舐痔真所謂得勢疊肩來失勢掉臂去古今炎涼惡態莫有甚于此者這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如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閉門不納的魯男子與那秉燭達旦的關雲長古今能有幾人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歡的又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箇婦女略有幾分顏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圖那一瞬懽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正是

三杯花作合　兩盞色媒人

到後來情濃事露甚而鬪狠殺傷性命不保妻孥難顧事業成灰就如那石季倫潑天豪富爲綠珠命喪囹圄楚霸王氣槩拔山因虞姬頭懸垓下真所謂生我之門死我戶看得破時忍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利害處說便如此說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沒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見得堆金積玉是棺材內帶不去的瓦礫泥沙貫朽粟紅是皮囊內裝不盡的臭汙糞土高堂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錦衣繡

禎狐服貂裘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節如那妖姬艷女獻媚工妍看得
破的却如交鋒陣上將軍叱咤獻威風朱唇皓齒掩袖回眸懂得來時便
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增惡態羅襪一彎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鍬
鋤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
得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
了那結果時一件也用不着隨着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少不得骨
軟筋麻繇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饒你閉月
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
鋒若遇着齒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到不如削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
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
箇清閑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說話的為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為當時有一箇人家先前恁
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箇也靠
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鬬寵爭強
迎姦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
正是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有一箇風流子
弟生得狀貌魁梧性情瀟灑饒有幾貫家貲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複姓西
門单諱一箇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縣前
開着一箇大大的生藥鋪現住着門面五間到底七進的房子家中呼奴
使婢騾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貴却也是清河縣中一箇殷實的人家

只爲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箇兒子却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爲所以這人不甚讀書終日閒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箇最相契的姓應名伯爵表字光侯原是開紬段舖應員外的第二箇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因此人都起他一箇渾名叫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二箇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父母雙亡遊手好閒把前程丟了亦是幫閒勤兒會一手好琵琶自這兩箇與西門慶甚合得來其餘還有幾箇都是些破落戶沒名器的一箇叫做祝實念表字貢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綽號孫寡嘴一箇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還有一箇雲參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箇叫做常時節表字堅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賚光衆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聽的他却自已解說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爲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箇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說這一干共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耍錢飲酒嫖賭齊行正是

把盞啣盃意氣深　兄兄弟弟抑何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　此際相交纔見心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一班無

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卻又有箇緣故只爲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結識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邊止生得一箇女兒叫做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爲室尚未過門只爲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小名叫做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房中也有三四箇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又嘗與勾欄內李嬌兒打熱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二房娘子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爲卓二姐身子癡怯時常三病四痛他卻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正是

東家歌笑醉紅顏　又向西隣開玳筵
幾日碧桃花下臥　牡丹開處總堪憐

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出月初三日卻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箇唱的姐兒自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干人那一箇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曾看箇家裡現今卓二姐自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卻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這些兄弟們沒有好

人別的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一箇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就是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為箇伶俐能事的好人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箇切實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傍些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都不更好了咱只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正說着話只見一箇小厮兒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外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都兩箇就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盔的玄羅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腳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跳你們通不來傍箇影兒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要說哩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怪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箇孩子兒就是哥這邊二嫂子的姪女兒桂卿的妹子叫做桂姐兒幾時兒不見他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千萬尋箇好子弟梳籠他敢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西門慶道有這等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得十分顏色西門慶道昨日便在他家前幾日都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

志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討甚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嫂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儀奠禮去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没多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會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們頑要一日哩西門慶便道正是我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是吃酒頑要不着一個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裡寫上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衆兄弟也便隨多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見些情分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只是俺衆人們老鼠尾巴生瘡兒有膿也不多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好如今卜志道兄弟沒了却教誰補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咱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濫錢常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壁兒與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去邀他來應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麼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箇大官兒邀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箇酒碗兒西門慶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饞癆痞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回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說你到間壁花家去對你花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

只爲推希二爹偏要推家二嫂

我話你二爹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玳安兒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還在哥這里是還在寺院里好希大道咱這裡無過只兩箇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箇去處隨分那里去罷西門慶道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裡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他那裡又寬展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希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說就放出屁來了正說笑間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家俺對他二娘說來二娘聽了好不歡喜說道既是你西門爹攜帶你二爹做兄弟那有箇不來的等來家我與他說至期以定攛掇他來多拜上爹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西門慶對應謝二人道自這花二哥倒好箇伶俐標緻娘子兒說畢又拿一盞茶吃了二人一齊起身道哥別了罷咱好去通知衆兄弟斜他分資來哥這裡先去與吳道官說聲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于是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幾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叫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弟兄們說說笑笑到有趣些說畢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話休饒舌撚指過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西門慶早起剛在月娘房裡坐的只見一箇繼留頭的小廝兒手裡拿着箇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箇頭兒立起來站在傍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門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了不曾當面領教的鬬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爹這裡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慶拿起封袋一看簽上寫着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的到後日叫爹莫往

那去起早就要同衆爹上廟去、那小厮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叫大丫頭玉簫在食籮裡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與他、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哩、那小厮接了、又磕了箇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纔打發花家小厮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夾着箇拜匣、玳安兒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糾了衆爹們分資、叫小的送來、爹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共總八封、也不拆看、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剛走到坐下、只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說來、隨即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帋包在面前、指着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曾沒見這銀子來、收他的也汚箇名、不如掠還他罷、西門慶道、你也耐煩、丟着罷、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些、說着一直往前去了、到了次日初一日、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興兒買了一口豬、一口羊、五六罈金華酒、和香燭帋扎、雞鴨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來保、和玳安兒來興三箇送到玉皇廟去、對你吳師父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帋疏辭、晚夕就在師父這裡散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俺爹明早便來、只見玳安兒去了一會、來回說、已送去了、吳師父說、知道了、須臾過了初二、次日初三早、西門慶起來梳洗畢、叫玳安兒你去請花二爹、到咱這裡吃早飯、一同好上廟去、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催衆人、玳安應諾去、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都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箇人、為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

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雲理守常峙節白賚光連西門慶花子虛共成十箇進門來一齊鞠躬作了一箇揖伯爵道咱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等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來一面叫看菜兒須臾吃畢早飯西門慶換了一身衣服打選衣帽光鮮一齊逕往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遙早望見那座廟門造得甚是雄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墻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墻門八字一帶都粉赭色紅泥進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紋四方都砌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廊下簷阿峻峭三清聖祖莊嚴寶相列中央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都是吳道官的道院進的門來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蒼松翠竹西門慶抬頭一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三間厰廳都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鋪設甚是齊整上面掛的是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兩邊列着的紫府星官側首掛着便是馬趙溫關四大元帥當下吳道官都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入裡邊獻茶已罷衆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賚光携着常峙節手兒從左邊看將過來一到馬元帥面前見這元帥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面上畫着三隻眼睛便叫常峙節道哥這却是怎的說如今世界開隻眼閉隻眼兒便好還經得多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應伯爵聽見走過來道獃兄弟他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衆人笑了常峙節便指着下首溫元帥道二哥這箇通身藍的却也古怪敢怕是盧杞的祖宗伯爵笑着猛叫道吳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箇笑話兒那吳道官真箇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

箇道家死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什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孽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士轉來路上遇着一箇染坊中的傅士原認得的那傅士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那傅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傅士打着宣卷的聲音道曾與温元帥搔胞說的衆人大笑一面又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箇紅臉的卻是關帝上首又是一箇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畫着一箇大老虎白賚光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妨事麼伯爵笑道你不知這老虎是他一箇親隨的伴當兒哩謝希大聽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一箇伴當隨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慶道這等虧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卻怎的說伯爵道子雖一箇要吃他的伴當隨不的似我們這等七八箇要吃你的隨你卻不嚇死了你罷了說着一齊正大笑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官人們講這老虎只俺這清河縣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就是獵戶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是怎的來吳道官道官人們還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箇小徒到滄洲橫海郡柴大官人那裡去化些錢糧整整住了五七日纔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洲路上有一條景陽岡岡上新近出了一箇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羣結夥而過如今縣裡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憐這些獵戶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賚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麼白賚光笑道有了銀子不要性命怎的衆人齊笑起來應伯爵道

我再說箇笑話你們聽一箇人被虎啣了他兒子要救他拿力去殺那虎這人在虎口裡叫道兒子你省可而的砍怕砍壞了虎皮說着衆人哈哈大笑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紙罷一面取出疏紙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書寫尊諱衆人一齊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還是敘齒應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折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裡好敘齒若敘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兩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衆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二哥如今居長却又要叫應大哥了倘或有兩箇人來一箇叫應二哥一箇叫應大哥我還是應應二哥應應大哥呢西門慶笑道你這搊斷腸子的單有這些閑說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被花子虛應伯爵等一干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哥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紙于是點起香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天化祝實念雲理守吳典恩常峙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請旨伏爲桃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風管鮑情深各姓追維而欲同其志況四海皆可弟兄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涓今政和年月日營備豬羊牲醴鸞馭金資端叩齋壇虔誠請禱拜投

昊天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直日功曹　本縣城隍社令過往一切神祇伏此真香普同鑒察

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冀同時期盟言之永固安樂與共顛沛相扶思

收煞處緊接動酒談之匣一封不留

自馬上坐着一箇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箇人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個人若沒有千百斤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這裡三箇兒飲酒評品按下不題單表迎來的這箇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凛凛七尺以上身材濶面稜稜二十四五年紀雙眸直竪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覷時好似一雙鐵碓脚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手落時窮谷熊羆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簪兩朵銀花身穿着一領血腥衲襖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要來尋他哥子不意中打死了這箇猛虎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裡却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虫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箇猛虎便喚武松上廳叅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一遍兩邊官吏都嚇呆了知縣在廳上賜了三杯酒將庫

不合射不代某受事

中衆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沾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我縣裡做箇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拏賊盜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數日酒止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却也歡喜那時傳

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略芳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知縣相公擡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欣從額角眉邊出　喜逐歡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松日常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哥武大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為人懦弱模樣猥瑣起了他箇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箇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箇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依舊賣些炊餅閑時在鋪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人箇箇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却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幾貫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買兩箇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聽了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潘金蓮一箇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

動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閒常又教他讀書寫字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到十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這兩箇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張大戶每要收他只碍主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　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第一腰便添疼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涕　第五尿便添滴

自有了這幾件病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却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箇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厮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不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武

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猿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箇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味酒着緊處却是錐鈀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裏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唱箇山坡羊爲證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奬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裏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禀伶俐配箇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擔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逕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撒謎語叫唱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裏油似滑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餛飩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侮武大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你是箇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箇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不想

這日撞見自己嫡親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岡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箇相讓了一回都不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蟲畢竟有千百觔氣力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撞着他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了于是一面堆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箇下處每日撥兩箇土兵伏侍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裡住省的在縣前土兵伏侍做飯腌臢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請來廝會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倒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道移在這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到這裡來若是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

上那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兒得嫂嫂憂心二人在樓上一遞一句的說有詩爲證

叔嫂萍蹤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菓餅歸家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則箇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筯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這裡等候哩正是

滿前野意無人識　幾點碧桃春自開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孝順歌

芙蓉面冰雪肌生來娉婷年已笄裊裊倚門餘梅花半含蕊似開還閉初見簾邊羞澁還留住再過樓頭款接多歡喜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偎傍更相宜

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旋打開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裏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裏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拿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厮上鍋上竈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豈風流　嫂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裏住　相思常自看衾裯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裏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買餅饊茶菓請那兩邊隣舍都鬭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叚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箇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承差應

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覺過意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的直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好大雪怎見得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時呂蒙正窯內嘆無錢

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却早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赶出去做買賣（此此思用王婆不着）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鬪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裏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掛心入得門來便把氊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其正寸事）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却纔又有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此入妻武太冷）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櫈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却搬些煮熟菜蔬入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叔自吃三盃武松道一發等哥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教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

卓上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過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卻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卻拿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軃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箇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是了婦人道阿呀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哄動春心那裡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卻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

房內那拿火筯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就來奪火筯口裡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筯卻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為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伙

口裡說道我自作耍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伙自往
厨下去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自
巳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裡歸來推門進來放下
担兒進的裡間見婦人一隻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
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
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
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
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隣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
來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酒武松只不做聲尋
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應一直只顧去

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
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餛飩蟲有甚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
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裡住却不道你留他武大
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乞別
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
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
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箇土兵拿着條扁担逕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
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
你的幌子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繇武松搬了出去那
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箇兄
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

撇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
心中反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
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兜
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
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
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
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箇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
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箇親戚在東
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
安只恐途中不好行者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
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

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
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
大却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
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厮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怎
的到日後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鬟換了些顏
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
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會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
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與哥哥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箇人
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土兵擺上酒并嘎飯
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
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拿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

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箇月、少是一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為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句話、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箇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箇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响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腲膿血搠不出來鱉老娘、自從嫁了武大、真箇螞蟻不敢入屋裡來、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瑰瓦磚兒、一箇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為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正是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盃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

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要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馱垛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整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氣繇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來歇了担兒便先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裡坐的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着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繇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噦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言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

有詩為証

慎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任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箇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裡拿着叉竿

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得十分浮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才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裏搖着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箇眼色兒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箇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鬒鬒賽鴉鴒的鬢兒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裊裊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趫脚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白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

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䯼髻一逕裏踅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朶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着兩朶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趫趫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喪賣弄殺俏寃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惧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

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沖撞娘子休怪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箇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覷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遭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

風日晴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自繇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却在簾子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這人你道是誰却原來正是那嘲風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開生藥鋪複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尋應伯爵到那裡去散心耍子却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却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箇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箇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

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餶飿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肐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我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麼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馱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䟽他歇些時却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箇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

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作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不在屋裡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箇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箇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

寫賣嘴處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君謂其繁而欲求一字省不善讀書者也

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眞箇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猪的交新年都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着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櫈子上坐下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王婆道大官人吃箇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爲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王婆道這刷子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交他抵不着那廝全討縣裡人便宜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販鈔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攛唆攏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略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陪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阿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麪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箇拿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在茶局裡冷眼張着他在門前踅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徨運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坊裡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有些心事的一般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這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赶趁得頻已定是記掛着間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隋何機強

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是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箇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箇小厮沒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牽頭做馬百六也會針灸看病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說要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有詩為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乍對不相識　徐思似有情　盃前交一面　花底戀雙睛
儘儘驚新態　含胡問舊名　影含今夜燭　心意幾交橫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箇字最難怎的是挨光比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欵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

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悋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道這箇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慶道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箇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箇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

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强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箇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為妻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他揀箇好日期叫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這光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

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至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便道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箇出錢一箇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桌吃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兩箇人在屋裡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只是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

去他腳上捏一捏他若鬧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煙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的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裡叫了玳安兒用鎖包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

巫山雲雨幾時就　莫負襄王築楚臺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厮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厮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老身東掇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厮來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督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

裘裏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勤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倒閑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黄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内字樣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内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老○奸○巨○猾○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墻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

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箇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婦人道何不將過來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没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内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箇不曾見這般好

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筯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是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却把婆娘自送人　帶錢買酒酬奸詐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踅

三字奔雙翦是宕俗

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箇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家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殷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分精細被小意兒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

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
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
拿着酒金川扇兒摇摇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
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
婆子赶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
屋裡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裡來對那婦人道這箇便
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睁眼看着那婦人雲鬟疊翠粉面生春
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
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
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
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
又密真箇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
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
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位娘子是誰家
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
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
大官人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
叉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笑道那
日奴撥冲撞官人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
是間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望婦人說道
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麽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
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

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黄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定了他兒子陳敬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正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到是正經怎的好和人鬭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繇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

身不動 處正好 心動處

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裡說着恰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鮓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却擺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盃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應道二十五歲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婦人又回應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裡去討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裡討得一箇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在家裡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在時却不怎的家無主屋倒豎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婆子嘈道連我

也忘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卻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今繼娶這箇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歡喜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卻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卻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別要說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箇細疾卻又沒了婆子道耶嘿耶嘿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箇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卻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睃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哄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鄆哥義憤

璇閨綉戶斜光入。千金不惜倚門立。橫波美目送後來。
羅襪遙遙不相及。聞道今年初避人。珊珊鏡掛長隨身。
願得侍兒爲道意。後堂羅帳一相親。

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裏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卻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然着續。這婦人見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卻只偷眼睃看。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便又問道：卻纔到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頭帶笑的回道：姓武。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那婦人卻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你耳聾又不聾。西門慶笑道：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武的卻少，只有縣前一箇賣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一面低着頭微笑道：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又斜瞅他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卻說西門慶口裡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嘈。這婦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兒，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兒。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笑

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已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隻筯來却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筯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他却又待拿筯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低着頭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筯兒西門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怎這的囉唣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可憐小人則箇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叉開手道你這歪厮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箇好處于是不繇分說抱到王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婦人自從與張大戶勾搭這老兒是軟如鼻涕膿如醬的一件東西幾時得箇爽利就是嫌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慣本事高强的如何不喜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一箇將朱唇緊貼一箇將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膀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朶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眞箇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箇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

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從今日為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不的再說不出來王婆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拿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丟下王婆與西門慶𨓦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還虧老娘把你兩箇生扭做夫妻強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箇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

咱晚武大還未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踅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拿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婆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來正是

合歡桃杏春堪笑心裡原來別有仁

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也曾在馬房裡餵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得許鬆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箇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麼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說道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

沉醉東風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帶喜

孜孜寶髻斜歪恰便是月裡嫦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腳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杈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箇身邊人只是沒一箇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箇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箇相摟相抱嗚咂有聲那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繇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哄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輙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子

[illegible]留之可以俗眼

那話煞甚長大紅赤赤黑鬚直豎竪堅硬好箇東西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爲本事　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鬭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發酵的饅頭軟濃濃紅縐縐出籠的果餡真箇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時吐舌開顏笑　困便隨身貼股眠
內襠縣裡爲家業　薄草涯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輕俊子　等閑戰鬭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

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正是

自知本分爲活計　那曉防奸革弊心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箇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厮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箇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教我那去尋他的是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坐的這咱晚多先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綫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麽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麽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麽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裡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囚兒我屋裡那討甚麽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麽不理會得婆子便罵你那小囚攮的理會得甚麽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裡切菜水泄不漏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小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

哥擊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合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做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坊裡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賺不成錢這小猴子提了籃兒逕奔街上尋這箇人却正是

撳翻狐兎窩中草　驚起鴛鴦沙上眠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鴆藥武大遭殃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箇箇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桃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稃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鵝鴨那裡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的賺得你恁肥腯腯的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煑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東

道我吃三盃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箇小酒店裡歇下担兒拿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鏇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肐膊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肐膊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裏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他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這般屁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

處見大有作用然亦多事

裡做一處你問道真箇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箇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好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箇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箇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

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兩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茶坊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担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為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身起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屁鳥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裡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

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口裡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脚來武大矮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鬧裡一直走了鄆哥見勢頭不好也撒了王婆撒開跑了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

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歸到家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

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踅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死大虫的武都頭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箇撑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箇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却把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蹤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事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到家去這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人生如泡影
何須死下殺人謀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煑着一條抹布他那藥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煑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不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箇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幇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撚為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吃那西門慶局騙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却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煑在鍋裡聽那更

鼓時却正好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内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裡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將白湯冲在盞内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麽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盖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的按住被角那裡肯放些鬆寬正是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霜刀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麽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裡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盖在身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擡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

此等折處最難得會寫予房頭健

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發送就呌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仵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誰能待　萬事無根只自生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聞

卷二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也伏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二

第六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懶畫眉

別後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偶戀着山雞輙棄鸞儔從此簫郎淚暗流過秦樓幾空回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洒淚登舟

却説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拿銀子買了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

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寵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檯了棺材來去請仵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幷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箇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卻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卻是不須提起的了只道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個見証一面

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到其間再做理會便了於是一直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裡火發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鬏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病症幾箇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暗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箇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箇鄰舍街坊弔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裡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

還往那可不必

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房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箇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廝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從此和婦人情沾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濶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讎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剌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佳節但見

綠楊嫋嫋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扇處處過

[illegible]處有一[illegible]人

端陽家家共舉觴

[那?]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六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箇進門盞兒到明日養箇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嘈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箇婦女

帶孝不由衷心是大原甚奇

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媽道乾娘旣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筯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了因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撇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西門慶從後門過來婦人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揪採每日只是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丟不來揪採西門慶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氊包內取出一件件

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桌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桌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兒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被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猝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

杜縣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兩脚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箇賴精婆子道也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老身往廚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廚下把衣服烘乾那鷄鵝嗄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箇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却休要笑恥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絃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冠兒不帶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沒入脚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頸來就親了箇嘴稱誇道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构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箇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脚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

坐地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

寂靜蘭房簟枕涼　佳人才子意何長　方纔枕上澆紅燭
忽又偷來火隔墻　粉蝶探香花萼顫　蜻蜓戲水往來狂
情濃樂極猶餘興　珍重檀郎莫背忘

那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纔散正是

倚門相送劉郎去　烟火挑花去路迷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自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個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厮玳安兒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裡和傅二叔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聽了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管筭帳便點點頭兒喚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何如西門慶道你且說這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

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不料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麽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操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既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我且何你老人家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槅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姪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麽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家裡有的是那囂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明日親去見他再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羮果裝做一

盒担叫人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厮跟隨逕來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要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覿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丫鬟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擄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纓綜大帽一撒鈎縧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横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個大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

先入念纔做正題目然忘說到自己說自己都提出張四一段說得有偏有理有斤兩有全手

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閞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擎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侄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侄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箇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箇硬張主要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箇棺材本就是十箇小人也來得起說着便叫小厮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

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麽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你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為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管上門行走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古先斷後不亂薛嫂在旁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這大官人不是這等人只恁還要擬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也都來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明日便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有理麽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明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疋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厮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到了楊家門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薛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裡面儀門照墻竹搶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凳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槅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洒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厮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一面指手畫脚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

丫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得什麽當初有
過世的官人在舖子裡一日不筭銀子銅錢也賣兩大簸籮毛靑鞋面布
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
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箇丫頭一個小厮大丫頭十五歲吊起頭去了名
喚蘭香小丫頭名喚小鸞纔十二歲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
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西門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你
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
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薛
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擡眼觀那婦人但見

月畫烟描粉粧玉琢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增素額逗幾點
微麻天然美麗緗裙露一雙小脚周正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
淹然百媚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
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
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
門慶見他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婆道官人貴庚
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不幸先妻沒了一年
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
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
只見小丫鬟拿出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
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個萬福薛嫂見婦人立起身就趁空兒
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正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杈尖尖趫趫金蓮

鄰來穿着雙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椿事好不歡喜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捣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婦人道但不知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個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不知道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個小廝安童盒子裡盛着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十個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早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奶

舒句長言可消嗔馬發親新妙

先被排人看後幾語言再決

那家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厮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麽與我些包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箇艾窩窩方纔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要話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爲上計卽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舉人的是他是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强如嫁西門慶那厮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戸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是況他房裡又有三四箇老婆除沒上頭的丫頭不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還有的惹氣哩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便佯說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

婦言雖盡新辯去直

此一破尤不動人

說到中來的話要盡肖妙甚

願讓他做姐姐雖然房裡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亦何妨丈夫若不歡喜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況且富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個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管挑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麽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張四道不是我打聽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裡虚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

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張四見說不動婦人到吃他搶白了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為証

張四無端散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慚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素僧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張四到婦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眾鄰來和婦人說話此時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小廝伴當并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同了街坊鄰舍進來見婦人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鄰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掙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也罷了争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裡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眾人看一看有東西沒東西大家見個明白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眾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反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子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

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看一看就有你還筭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道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甚麽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麽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公平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婆子真病登時怒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膫子入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怎一頭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在屋裡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已張四道我不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不似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怪不得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苍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

二人嚷做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發來眾軍牢趕人鬧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妝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睜着半晌說不出話來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都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燈籠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叚一柄玉絲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叠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證

怎禁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紅曙卷窗紗睡起半拖羅袂何似等閒睡起到日高還未　催花陣陣玉樓風樓上人難睡有了人兒一個在眼前心裡

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儧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厮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婦人盼的緊見婆子回了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

晓只在門首踅探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婦人啐駡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天道婦人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籠裹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駡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為証

凌波羅韈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扠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駡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緑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何曾辜負他

婦人打了一回悶悶不覺困倦就歪在床上肫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就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得二十九個便問那一個往那裡去了迎兒道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癆饞痞心裏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吒搗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身上衣服拏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頼我錯數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他起

駡婦人之所當駡殺然

打駡迎兒只是出一腔毒氣婦人又喪七夾八耀頭試大身上受便惱惱一時供兒

琴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日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潤以此婆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想必另結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愈了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決不對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得珠淚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婦人倚定門兒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繡鴛衾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痛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罷又哭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他生日待來也

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捎去與俺爹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楪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叠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走奴這裡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粉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轉子叫冤屈麻飯肐胆的帳說畢騎馬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得杳無音信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只得又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悞了勾當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且說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吁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箇綿搭絮

誰想你另有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巴到天明就使迎兒過間壁瞧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墻脚下等勾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二個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子裡去了一夜通沒回家你往那裡去尋他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構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厮跟隨此時宿酒未醒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厮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

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恭喜還嚇老身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人聽見他來就像天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什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叮口袋婦人道負心的賊匾担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替他放在桌

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婦人又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拿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送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門慶臉邊彈個響榧子道哥哥兒你醉的眼惺花了哄三歲孩兒也不信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㧯屎出門交獺絲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紅骨細洒金金釘鉸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纔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候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老身廚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將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整理停當拏到房中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却是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

奴有並頭蓮　贈與君關髻　凡事同頭上　切勿輕相棄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人教迎兒執

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颭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顛耍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同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厮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盡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行往坐臥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免先差了一個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抓尋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土兵寄書來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

來慌忙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厮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麽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已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百日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拏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舖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杵打動鼓鈸諷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迷了佛性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拏香盒宣疏表白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闍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拏徒弟手沙彌情蕩罄槌敲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口兒只管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禿厮纏且說衆和尚見了武大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與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裡洗手忽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交姤一般遂推洗手立住脚聽只聽得婦人口裡喘聲呼叫達達你只顧擂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厮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一身艷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漿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着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攂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出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攂鈸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已燒過了還只顧攂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乾娘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隔墻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有詩為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闍黎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法能消罪
亡者聞之亦慘魂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皂隷

感郎貌風愛　着意守香奩　歲月多忘遠　情綜恁久淹
於飛期燕燕　比翼誓鶼鶼　細數從前意　時時屈指尖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請王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因商量道、武二回來却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纔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兜達、我自有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將了三兩銀子謝他、當晚就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些破桌壞凳舊衣裳都與了王婆、到次日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都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了四句口號、說得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角門兒進去、院內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粧、桌椅錦杌、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赶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竈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嫁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鬏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

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粉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裊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厮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立在邊傍月娘叫丫頭拏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赶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衆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娘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妓這婦人一抹兒都看在心裏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赶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歡喜得沒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

與月娘宛轉而待錯敬娶入門與月娘先作而後合卽此可見君子小人交道不可不慎

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衆人見月娘
錯敬他都氣不忿背後常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
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没分曉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
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
淫慾之事無日無之且按下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
縣裡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
酒食管待不必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鎖
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捏兩把
汗說道這番蕭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武松走到哥哥門前
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攙線叫聲哥哥也不應
叫聲嫂嫂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

寫迎兒[illegible]眞不忝武大[illegible]生

一番情語[illegible]般[illegible]非武[illegible]何

那迎兒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里去了迎兒只
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决撒了慌忙走過
來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里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
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
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得什麽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
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麽藥不吃
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會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
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晚脫了鞋
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没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里
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没有大娘子又是没脚蟹那里
去尋墳地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没奈

何放了三日燈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嫂嫂往那里去了婆子道他少
女嫩婦的又没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
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囘來交付與你
也了我一塲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
處開了門進房裡換了一身素衣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縧買了一
雙綿襪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菓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
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羮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
經旛紙縛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
魂不遠你在世時為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含冤被人害
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
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邊鄰舍無不悽惶武二哭罷將這

羮酒飯餚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外傍邊睡迎兒房中
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翻來覆
去那里睡得着口裡只是長吁氣那土兵齁齁的却似死人一般挺在那
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
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
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風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
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
紛飄逐影魂旛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
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

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似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於是咄咄不樂只等天明却再理會看看五更鷄叫東方漸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仵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拏着個柳籠波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厮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七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

官司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貨賣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到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甚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却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怎地幇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却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擡到家待搗弔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

說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與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里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何九他三日前聽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也在那裡伺候一直奔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佔嫂子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箇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你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二道告禀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其冤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裡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聽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禀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早發下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

分明受賄都說出一個道理斷獄之不可論理世知此

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没了怎生問理武二道若恁的說時小人哥哥的冤讎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遂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洋得這口惡氣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厮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傅夥計在櫃身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武二番過臉來用手揪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

寫盡且惜其勸人

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厮如今在那里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雇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們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权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諕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絆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

討得這個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謙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兒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欲待走了，却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不覺怒從心起，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廝，把西門慶藏在那裡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武二，先諕呆了，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那里還說得出話來。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個粉頭嚇得魂都沒了。李外傳見勢頭不好，强掙起身來，就要往樓下跳。武二一把扯回來道：你這廝問着不說，待要往那里去？且吃我一拳，看你說也不說。早颼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阿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纔往後樓更衣去了，不干我事，饒我去罷。武二聽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隔着樓窗兒往外只一攛，說道：你既要去，就饒你去罷。撲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裡。武二隨即趕到後樓來尋西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兇，嚇的心膽都碎，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窗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謊，急轉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還把眼動，氣不過，兜襠又是兩脚，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了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悔氣，却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

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縣遠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栓了竟投縣衙裡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却不知道西門慶不該死倒都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正是

李公吃了張公釀　鄭六生兒鄭九當
世間幾許不平事　都付時人話短長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

踏莎行

八月中秋涼颷微逗芙蓉却是花時候誰家姊妹闘新粧園林散步頻携手　折得花枝寶瓶隨後歸來翫賞全憑酒三盃醉酊破愁城醒時愁緒應還又

賞罰 婦令人 熟悶　世事往 金知此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窓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了頭走來毛厮裏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一箇漢子扒伏在院墻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得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勸了武二知縣受了賄賂到次日陞廳地方押着武松并酒保唱的一班人當廳跪下縣主番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厮昨日誣告平人我

已再三寃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厮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悞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寃仇小人情愿償此人悞傷之罪知縣道這厮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隷令打殺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纔到西門慶身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個皂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聲寃道小人也有與相公效劳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厮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强抵賴那個喝令好生與我拶起來當下又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内一干人寄監在門房裏内中縣丞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寃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仵作里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等鬦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怨起一時鬦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个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卽陞廳但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名標書史播千年聲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廳便教押過這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叅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緝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鬬毆互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唱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忤作里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擬武松合依鬬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罪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并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厮打不料悞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悞打死這李外傳也是箇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

枷了下在牢裡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鄆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箇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并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賫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箇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送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箇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箇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箇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逦往孟州大道而行有詩為証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

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裏武二徃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掛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間只見小廝玳安領了一箇小廝一箇小女兒纔頭髮齊眉生得乖覺拏着兩箇盒兒說道隔壁花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箇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麽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繡春小廝便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花家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箇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箇好丫頭月娘道前者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

春柳批綢繆繫之妙今人不測

會他一面生得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是白淨、好箇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兒來、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為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伏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為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前日結拜的弟兄、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個、每月會在一處、叫些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又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裏使錢撒漫、哄着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話、往口裏吞放。西門慶垂首、翫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情倍增。因呼春梅進

來遲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
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
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
來卻是生得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
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收
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指山說磨拏人家來比奴奴不是那樣人他又不
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
他來收他便了西門慶聽了歡喜道我的兒你會這般解趣怎教我不愛
你二人說得情投意洽更覺美愛無加溫存的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
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為證

紗帳香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瑩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碎玉
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癡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這
妮子正是

春點杏桃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潘金蓮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
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得兩隻腳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
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
為人濁蠢不諳事體婦人常常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諠　蜂柔蝶嫩總堪憐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至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双紅堂
小説
48(2)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三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詩曰

六街簫鼓正喧闐　初月今朝一線添
鬪來宵蠏渾朱簾　香銷染處紅餘白
睡去烏衣驚玉剪　翠黛攢來苦未甜
阿姐當年曾似此　從他戲汝不須嫌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箇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為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搥檯拍凳閙狠狠的模樣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怪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

怎的在這里硬氣春梅正在閙時聽了這句不一時暴跳起那箇歪廝
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聽得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
邊來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他還說娘叫爹收了我俏一幫兒哄漢子
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因送吳月娘走出送殯起身早些
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颭的走來笑嘻嘻道
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的了不得三姐你在
那里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裡走了走來金蓮道他與你說些甚麼
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心雖懷恨口裡却不說出兩箇做了一回針
指只見春梅拏茶來吃畢兩箇悶倦就放桌兒下棋耍子忽見看園門小
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箇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
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䯼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
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灣尖趫紅鴛瘦小一箇箇粉妝玉琢不覺滿面堆
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兩銀子潘金蓮說道俺們倒不是粉
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拉住
說道你往那里去我來了你倆要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箇在這
里做甚麼金蓮道俺兩箇悶的慌在這里下了兩盤棋時沒做賊誰知道
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
堂裡都是內相同官天氣又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
還不來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先回使兩箇小廝接去了一面
坐下因問你兩箇下棋賭些甚麼金蓮道俺兩箇自下一盤耍子平白賭
甚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箇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
蓮道俺們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拏簪子問我當也是一般于是擺

金蓮撒嬌弄癡事事俱堪入畫每閱一過令人銷魂欲死

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数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兒西門慶尋到那里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里那婦人見西門慶來睨笑不止說道怪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遂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只在月娘面前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效魚水之歡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居大帶有疾

一團一醋醋拌

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來往出入銀錢都在李嬌兒手裡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裡宿歇或吃酒或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廚下去拿此不必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下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鮓湯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猪罵狗欺負你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面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的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朶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

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的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駡道賊奴才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得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駡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剌八新興出來要餅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蟲春梅不忿他駡說道沒的扯毯淡主子不使了來那個好來問你要有與沒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撑住秋菊的耳朶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是恁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有時道沒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得黃黃的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裡雌着等他慢條廝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到被那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駡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走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了粥兒不吃平白地生起要甚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裡駡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箇霸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駡將來西門慶聽了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腳駡道賊歪剌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駡他你駡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自巳照照雪娥被西門慶踢駡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到廚房門外孫雪娥對着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悔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喓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

地德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厨房裡兩淚悲流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厨房裡亂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了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没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厨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忙趲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往廟上去不題這雪娥氣憤不過正走到月娘房裡告訴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窓下潛聽見雪娥在房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還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没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没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孫雪娥道我罵他秃也瞎也來那項道丫頭在娘房裡着緊不聽手俺没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輪到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如我當初擺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得我攔着他撑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得你和他合氣把我擺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

此人沒得說雜以也二字語昔

一面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也辯他不過、明在漢子根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攆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他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險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倘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沒丫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吃人指罵、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時、三尸神暴跳、五臟氣沖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道、好賊歪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厨房裡罵你、還攙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正是

雖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出了氣、如何不喜、歆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話休饒舌、一日正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這花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甚是豐盛、眾兄弟都到了、因西門慶有事、約午後纔來、都等他不肯先坐、少頃、西門慶來到、然後敘禮讓坐、東家安西門慶居首席、兩個妓女琵琶箏篆、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豔、色藝雙

全但見

羅衣叠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新鶯、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輕重疾徐、依格調、箏排雁柱声聲慢、板拍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兩箇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招颭磕頭、西門慶呼玳安書袋內取兩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道、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撥箏的是花二哥令翠、勾欄後巷吳銀兒、這彈琵琶的、就是我前日說的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元來就是他、我六年不見、不想就出落得恁般成人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慇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與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箇客人包了半年、常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好不辛苦、常時也想着要往宅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來裡邊走走幾時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也好、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變、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何如、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便向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

巫濟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騎馬同送桂姐逕進构攔往李家去正是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壘檢屍場屠鋪般明排列整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撘纏頭錦婆娘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胑癱都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得你到這裡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得來老媽休怪虔婆又向應謝二人說道二位怎的也不來走走伯爵道便是白不得閒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西門爹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茶一面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免不得姐妹兩個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正是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姊妹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歌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借大官人餘光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晌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先索落他唱那院中婆娘見識精明早已看破了八九分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靦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

安青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為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桂姐連忙起身謝了先令丫鬟收去方纔下席來唱這桂姐雖年紀不多却色藝過人當下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道

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拘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嗏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勝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歡喜的沒入脚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一力攛掇就上了道見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舖內討四件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的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飲三日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實念常峙節每人出五分分子都來賀他舖的蓋的都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求財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詩曰

可憐獨立樹　枝輕根亦搖　雖為露所浥　復為風所飄

直何等
畫目但
之閒人
字不函
門嬰元
石破空

錦衾穀不開　端坐夜及朝　是妾愁成瘦　非君重細腰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廝拿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打扮的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日不在大門首倚門而望。只等到黃昏，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看見那月洋水底，便疑西門慶情性難拏，偶遇着玳瑁貓兒交歡，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清目秀，乖滑伶俐。西門慶叫他看管花園，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耳房內安歇。金蓮和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亭子上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獻小慇懃，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

奉養度
蒲偕受
入玩在
也足所
肯

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個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到了七月，西門慶生日將近。吳月娘見西門慶留戀烟花，因使玳安拿馬去接。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個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見一直騎馬到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眾人正在那裡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捎來不曾？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氈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說道：五娘使我稍了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

去西門慶纔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那箇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撾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實念，教念與他聽。這祝實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念道：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為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
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眠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腳。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抱出他來，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箇臭死。玳安只得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我第五箇小妾寄來，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議，再無別故。祝實念在旁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敘的一箇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单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便就要抛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你兩人都依我，大官人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咱大家吃。于是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陪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少頃，拿了七鍾細茶來，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箇曲兒，单道這茶好處：

朝天子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撲兒卻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就該謝希大先說因說道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媽兒怠慢了他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塊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塊磚拏出那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里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的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桂姐見把他家來傷了便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卻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個個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那里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們只是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根鬧銀耳斡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一秤重九分半祝實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裙當兩壺半酒常時節無以為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豬肉又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貼些小菜兒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拏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箸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

此嘲雖文人不免何如伯爵一輩

嘴中有有此段非嘲咎也

纔打出這箇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三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却似與雞骨禿有冤仇，一箇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嚥，吃片時，杯盤狼籍，啖頃刻，筯子縱橫，這箇稱爲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眾人吃得箇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又被這夥人吃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小厮，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便剌了一泡，稱谷都的熱尿，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揣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鬬桂姐親嘴，把頭上金琢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實念走到桂卿房裡照面，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峙節借的西門慶一

錢銀子，竟是寫在嚼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

有詩爲証，

工妍掩袖媚如猱，乘興閒來可暫留，
若要死貪無厭足，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眾人簇擁着西門慶飲酒，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與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正在房坐的，見了便問玳安你去接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說道，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爹說，那個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恁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又罵小厮，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厮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李嬌兒見玳安自院中來家，便走來窗下潛聽，見金蓮罵他家千淫婦萬

淫婦藉穡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单表金蓮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
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翫遊
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上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
一處狙見
一箇不顧綱常貴賤一箇那分上下高低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
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律法明條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場主母房中
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
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
豈知這小厮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厮街上吃酒耍錢頗露机關常言
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說道賊淫
婦往常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齊來見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
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厮說的二
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厮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
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
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
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除非饒了蝎子此
時正值七月二十七日西門慶從院中來家上壽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
他好日子你們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他反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
月娘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金蓮在家怎的養小厮一節這西

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腳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拿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箇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撥下他簪子來我瞧瞧見沒了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里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扶侍一箇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絹褫兒褫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看見便叫拏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里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

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綑起來着實打當下把琴童綳子綳着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叫來保把奴才兩箇鬢毛與我撏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嚇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脈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一個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拏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服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真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夢裡睡裡奴才我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那天那

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兒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個不知道的因叫春梅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裏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無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見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材的奴才也不枉說的恁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篡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你還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

穢在舡上聽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了奴也只臭爛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棚下過帶兒繫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裡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琴童供稱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西門慶懷裡說道這個爹你好沒的說我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做作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個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沒言

話丟了馬鞭子一面叫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這婦人滿斟了一杯酒雙手遞上去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並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又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潘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這場羞辱在身上正是

為人莫作婦人身　百年苦樂由他人

當下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眾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出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眾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東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房裡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仇結得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妗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個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了你不問個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卻不難為他了我就替他賭個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

春梅他也是這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侄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眾人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門首桂姐又親自到金蓮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得鐵桶相似說道娘分付我不敢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不題单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鬢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脚水百般慇懃扶侍到夜裡枕席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駕舌頭在你根前唆調我的儍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人的拖刀之計你把心愛的人見這等下無情的折挫常言道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就是前日你在院裡踢駡了小厮來早是有大姐姐孟三姐在跟前我自不是說了一聲恐怕他家粉頭淘淥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一味愛錢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做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幾句把西門慶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過了幾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箇跟隨往院中來郤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

先寫上房止住色鬧止方纔止說入的是虔婆伎俩

非出好假不成

上裏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老媽纔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問道：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裡，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纔擎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很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個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裡。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裹被坐在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西門慶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俺家中既有他好的，迎歡賣俏，又來稱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跳起脚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到見我甚是親熱，又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他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聞說你家有五娘子，當即請他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他去，他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輕重。西門慶道：你到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個不出來見你的？這個淫婦，我幾次因他浸漬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不見砍嘴的。你打三個官兒，唱兩個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

裡只剪下一柳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個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兒看你拿甚嘴臉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潘金蓮房內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枕蓆拭抹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嚇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于是跪在地下柔聲痛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日恁提心吊膽陪了一千個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拿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

道賊淫婦你真箇不脫衣服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廝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桌兒下由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那眼兒看得上你倒是我不依你搠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倒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骨朶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奴身上隨你怎的揀

若燒遍了也依這個剪頭髮却依不的可不嚇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怪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奴就與你做休要拿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拿剪刀按婦人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綹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抛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歡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為剪這頭髮好不煩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綹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拏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是怕他恁說我謊言不的了桂姐一面叫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踹踏不在話下却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道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厮請了家中常走看的劉婆子來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姜湯吃又說我明日叫我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災金

明明要說夫妾卻從父子兄弟緊斜小人小術有管罪失勞

道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弄命劉婆道他雖是箇瞽目人到會兩三椿本事第一善陰陽算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麽是回背劉婆子道比如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大妻小妻爭鬪教了俺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書些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洒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腳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一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合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媳婦偷盜只相没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內男子漢睡了那枕頭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

前不當來作証

湯點心與劉婆吃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要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晨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里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卧房明間內等了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用手捏了捏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巳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乙木生在正月間亦作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太重夫星難爲尅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巳刻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丑中亦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動了只一重巳土

官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立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却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接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女人形書着娘子與夫主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里胡行婦人聽言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安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異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什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後門常鎖莫通和
防內有井防小口　便是禍少福星多

第十三回

李瓶姐墻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窺

詞曰

繡面芙蓉一笑開斜飛寶鴨襯香腮眼波纔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

右調山花子

話說一日西門慶往前邊走來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花家使小廝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西門慶觀看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一敘希郎過我同往萬萬少頃打選衣帽叫了兩箇跟隨騎匹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䯼髻金鑲紫英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翹翹小腳立在二門裡臺基上那西門慶三不知走進門兩下撞了箇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玩今日對面見了見他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兒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箇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繡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丫鬟拏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回家兩箇小廝又都跟去了止是這兩箇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敘禮說道蒙哥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下便叫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又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西門爹吃三盃起身今日六月二十四是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哥同往一

婦西門慶道二哥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哥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棹兒說道不消坐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哥畧坐一回少頃就是齊整餚饌拏將上來銀高腳葵花鍾每人三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逕往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得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厮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拿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說道不敢嫂子這裡分付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搭里來家非獨嫂子就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方纔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強着催哥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要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勸他說道恐怕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若到鄭家便有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糊塗嫂子又青年偌大家室如何就丟了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為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响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豈不省腔于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裡話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西門慶吃畢

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遂告辭歸家自此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徑在門首站立這婦人亦常領着兩個丫鬟在門首西門慶看見了便揚聲咳嗽一回（寫到手乃暇）走過東來又走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睃盼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見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個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正站在門首忽見小丫鬟繡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裡不在繡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連忙走過來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他從昨日出來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箇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若是我在那裡恐怕嫂子憂心有箇不催促哥早早來家的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奴吃煞他不听人說在外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又千叮萬囑央西門慶不拘到那裡好歹勸他早來家奴已定恩有重報決不敢忘官人西門慶道嫂子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在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礼兒謝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去了吳月娘便問說花家如何送你這礼西門慶道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

好看出一語愈是無見覺阿

二人開口便者一人之嘉賽所以為妙

瓶兒寄意已久此時恍惚而發兒得中

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故買此禮來謝我、吳月娘聽了、與他打箇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箇家、在外養女調婦、反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礼、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也只是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酒、請過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礼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到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還該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箇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天化

此一聲本多猜心

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歡樂飲酒、有詩為証、

烏兎循環似箭忙　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　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　還思捧酒綺羅娘
綉簾瑣闥私相覷　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槅子邊站立偷覷、兩箇撞了箇滿懷、西門慶廻避不及、婦人走到西角門首、暗暗使綉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根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酒也不吃、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見西門慶坐在上

回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釘在椅子上白不起身熬的祝實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個還不動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個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家費心難為兩個姐兒在此拿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裡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你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來對眾人說我們往院裡去應伯爵道真個休哄我你去問聲嫂子

過牆門稍條事一段第奇携行素挽彩無此賓風

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這等嘮叨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腳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連兩個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此時已是二更天氣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去吃酒不題单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在前邊花園裡去坐单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得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裡扒着墻推叫猫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就搬過一張桌櫈來踏着暗暗扒過墻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在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欢喜無盡忙迎接進房中燈燭下早已安排一桌齊整酒餚菓菜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斝親遞與西門慶深深道個萬福道一向感謝官人蒙官人又費

此何時又作詐語不分明而可笑然此詐而可知非隱之而出應見之為人不然則又一金蓮矣

心酬答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箇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得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到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箇小厮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這兩箇丫頭一箇馮媽媽看門首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関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于是並肩疊股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繡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瑚兩箇丫鬟撤開酒桌拽上門去了兩人上床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為窗裏面為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裏面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頭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箇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裡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

自是一片癡情說得聞惜也

接但見

燈光影裡鮫綃帳中一箇玉臂忙搖一箇金蓮高舉一箇鶯聲嚦嚦一箇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猶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能即罷正是被翻紅浪靈犀一點透酥胸帳挽銀鈎眉黛兩灣垂玉臉

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窗外听看得明明白白听見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礼兒過去看看大娘只怕不好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婦人又問你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惟有我第五房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

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箇姐姐麗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鞋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說着又將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替西門慶帶在頭上說道若在院裡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似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雞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照前越墻而過兩箇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就使丫鬟在墻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丢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墻這邊西門慶便用梯櫈扒過墻來兩箇隔墻酬和竊玉偷香不繇大門行走街坊隣舍怎的曉得有詩爲証

月落花陰夜漏長　相逢疑是夢高堂
夜深偷把銀缸照　猶恐憨奴瞰隙光

却說西門慶扒過墻來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裡去了這一夜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小厮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纔脫身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一日同孟玉樓飯後在花園亭子上做針指猛可見一塊瓦兒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頭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看影影綽綽只見隔壁墻頭上一箇白面探了一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你看這箇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想是上墻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趔趄着脚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

回只見先頭那丫鬟在牆頭上打了箇照面這西門慶就躧着梯櫈過墻

去了。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兩箇廝會不題。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復

去、通一夜不曾睡。將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睡在床上、

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床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

坐着、一手揪着他耳朶、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裡去來、把老娘

氣了一夜、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是曉得不耐煩了。趁早實說、從前已

往與隔壁花家那淫婦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

到明日你前腳兒過去、後腳我就吆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

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却這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

不了包着走。嚷道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

家那大丫頭在墻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

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

就是院裡。西門慶听了、慌的妝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

怪小油嘴兒、禁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箇的年紀、到明日

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箇做姐姐、他情愿做妹子。

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

慇懃兒、我老娘眼裡是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

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那話軟仃儅、銀托子還帶在上面、問道、

你實說與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倒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賭

箇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却如風癱了一般的、有些硬朗

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撒、掛下來、罵道、沒羞的強盜、嗔道教我那

裡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去、和那淫婦合搗去了。西門慶滑臉兒

原所謂出自家標恥妙甚

金蓮天都是箱非是受小便宜也

三件事相替孩子氣妙不失温人心性

陪笑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叫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都是兩根番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歡喜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己買一套妝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嘴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旋、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院裡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

半字好金蓮嬌情

後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都依你便了、自此爲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裡放着果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証、

內府衢花綾裱、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小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關情、

金蓮從頭至尾看了一過、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道、好生收在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打也打不出了、西門慶道、怪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趕着奪那

財稱如奇物亂極綬

西兒之物轉同金蓮戲法剩推見不言可知又寫說一筆閃之妙

手卷。金蓮道。你若夸一夸兒。賭箇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完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箇去。他還有箇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得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箇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所說。巫蠱魘昧之物。自古有之。金蓮自從叫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為寵愛。化憂辱而為歡娛。再不敢制他。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腳水。有詞為証。

記得書齋乍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棲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喜得效于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　從此雙雙永不離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姦赴會

詩曰

眼意心期未即休　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　黛蹙蛾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伉儷　寒生蘭室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意　不讓文君咏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妗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色改常。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恁早。西門慶道。今該常二哥會。他家沒地

方請俺們在城外永福寺去耍子，有花二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箇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着，忽見幾箇做公的進來，不繇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唬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們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這是正該的。你整日跟着這夥人，不着箇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丟出事來，纔是箇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群到那里打箇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個驢耳朵聽他。正是：家人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箇頭八箇膽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使天福兒來請爹過去說話。這西門慶聽了，越趄脚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切隣間不妨事，我去到那里看他有甚麼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裡出來，臉嚇的蠟渣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奈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隣里相助。因他不听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邊胡行，今日吃人暗算，弄出這等事來。這時節方對小厮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箇婦人家，沒脚蟹，那里尋那人情去？發狠起來，想着他恁不依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也不虧他。只是難為過世老公公的名字。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過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手，萬看奴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箇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

妨我還不知為了甚勾當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俺過世老公公有四箇姪兒大姪兒喚做花子由第三箇喚花子光第四箇叫花子華俺這箇名花子虛都是老公公嫡親的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錢財見我這箇兒不成器從廣南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着緊還打倘棍兒那三箇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床帳家伙去了只現一分銀子兒沒曾分得我常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他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通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箇不打緊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就是我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說道官人若肯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要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拿兩箇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箇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督府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了去奴床後還有四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縧環都是值錢珍寶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奴用時來取趁這時奴不思箇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敵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了去竟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已交與奴收着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

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裏來教兩邊街坊看着不雅眼必須夜晚打墻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玳安來旺來興平安四箇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銀子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時分李瓶兒那邊同迎春綉春放桌凳把箱櫃挨到墻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墻頭上鋪襯毡條一箇箇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正是

富貴自是福來投　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來保上東京送上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尹極是清廉况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一干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此時花子虛已有西門慶稍書知會了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庄田一處見在其餘床帳家伙物件俱被族人分散一空楊府尹道你們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庄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花子由等又上前跪禀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說道你這厮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又來擾擾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庄宅不在話下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

同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分上准了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里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叫西門慶拏幾兩銀子買了這所住的宅子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你若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為業南門外庄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為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子由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

嬌々說對西門慶分上一正下工雲獨妙盡

在不知處俱可惜多是青

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庄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使用銀兩下落今還剩多少好湊着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只當被人弄成圈套拏在牢裡使將人來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曉得甚麼認得何人那里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添羞臉到處求爹爹告奶奶多虧了隔壁西門大官人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得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得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兩脚站在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到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有你寫來的帖子現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

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婦人道呸濁蠢才我不好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國頭兒土不算計圈底兒下算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里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忘八身上好好兒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你是他甚麼着疼的親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也該擺酒席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得人光光的到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里安排了一席請西門慶來知謝就要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到是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馮媽媽過來對西門慶說你

湊來吃酒只顧送一篇花帳與他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聽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躲的一徑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腳看官聽說大凡婦人更變不與男子一心隨你咬折鐵釘般剛毅之夫也難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為何肯綠御之不得其道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緣分相投夫唱婦隨庶可保其無咎若似花子虛落魄飄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

自意得其墊　無風可動搖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擯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里又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就不曾起來初時還請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

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就拐了五兩銀子、走的無蹤、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到墳上安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弔孝送殯、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設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日、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一日正值正月初九、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李瓶兒就買禮物、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紵布鬏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氊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先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請金蓮來到、說道、這位就是五娘、又要磕下頭去、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里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妗子、潘姥姥、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了、喚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于眾人、便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得、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李瓶兒就要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是平拜拜兒罷、于是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間內放桌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讓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于是親自遞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眾人各遞酒一遍、因嘲問他話兒道、花二

娘搬的遠了俺姐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思想二娘很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五娘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常家娘擡舉奴心裡也要來一者熱孝在身二者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惟遲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娘敍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里自從他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墻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拋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廝又走了止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月娘因問老馮多少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尚大言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男花女花都沒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了頭一坑睡潘金蓮嘴快說道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裡過一夜也不妨左右你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李瓶兒再三辭道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裡肯吃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遂拿個大杯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罷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旁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

妙之筆情愛之寫

娘潘姥姥快請來就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他倒是箇主人家把客人丟了三不知往房裡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有詩為証

倦來汗濕羅衣徹　樓上人扶上玉梯
歸到院中重洗面　金盆水裡潑紅泥

正說着只見潘金蓮走來玉樓在席上看見他艷抹濃粧從外邊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簡驕馬畜把客人丟在這里你躲到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趣趣可愛）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膽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也都勻了金蓮道他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滿

玉樓亦有此語勸客前後上來趣

斟一大鍾與李瓶兒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里打造的倒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御前帶出來的外邊那里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鬪二娘耍子俺姐妹們人多那里有這些相送眾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道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說家裡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眾人就沒些兒分上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自這說話遍遍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眾位娘再三

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既你和小厮家去仔細門戶，又教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箇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裡，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一面出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抱進氈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里。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箇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與眾人在吳道官房裡算帳，七擔八柳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再三不肯要去，被俺眾姐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箇帖兒送與周大人，點到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眾人再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嗄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房裡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跐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都是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

兩朵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色相。

月娘見他二人吃得錫殼一塊，言頗涉邪，看不上，往那邊房裡陪吳大妗

手坐去了。由着他四個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立身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房裏，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里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房兒裏歇。西門慶道：我在那裡歇？月娘道：隨你那裡歇，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忍不住笑道：豈有此理。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裏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汙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出來。你在這里，他大妗子那里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在孟三兒房裡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與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妝，春梅伏侍他。因見春梅靈變，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頭，與了他一副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梳粧畢，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

了花園門，各處遊看。李瓶兒看見他那邊墻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陰陽看來，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要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做一條邊。李瓶兒聽了，在心。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衆人正吃點心，只見馮媽媽進來，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都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什麼稀罕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聞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我們看燈，就在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

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眾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道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過若是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箇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李瓶兒笑道蝸居小室娘們肯下降奴巳定來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眾姐妹欵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人家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

合歡桃核真堪愛　裡面原來別有仁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樓上多嬌艷　當窗并三五　爭弄遊春陌　相邀開繡戶

轉態結紅裙　含嬌入翠羽　留賓乍拂絃　托意時移柱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先一日差玳安送了四盤羹菓一罈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麪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字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裡說道前日打攪你大娘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多也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送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擺四盤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家列位娘我這裡就使老馮拿帖兒來請好歹明日都要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箇擡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隨即使老馮拿着五箇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又稍了一箇帖兒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繡衣服來興來安玳安畫童四箇小廝跟隨着竟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裡來這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

臨街是樓，儀門內兩邊廂房，三間客坐，一間稍間，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著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眾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不必細說。到午間，客位內設四張桌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前邊樓上設放著細巧添換酒席。又請月娘眾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前掛著湘簾，懸著燈彩。吳月娘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段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俱搭伏定樓窗觀看。那燈市中人煙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繡。繡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效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判官燈鍾馗與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腳螃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鬥彩，雪柳爭輝。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掛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隊喧闐；百戲貨郎，樁樁鬥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雲母障並瀛洲閬苑。王孫爭看小欄下，蹴鞠齊眉；仕女相携高樓上，妖嬈衒色。卦肆雲集，相幙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

這搦嗵鈸遮脚簪兒說三錢寶九宵的高堆菓餡粘梅花的齊插枯枝
剪春娥鬢邊斜插鬧春風禱涼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
帳珠簾繪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就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
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往下觀看那潘金蓮一徑
把白綾襖袖子兒摟着顯他那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
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兒把嗑的瓜子皮兒都
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
簷下挂的兩盞綉毬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
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還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
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這首裡這個婆兒燈那個老兒燈

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兒燈下半截割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
笑個不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
壓躡匾了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一定是那公侯
府裡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王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
家粧束又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
唱又一個走過來說道只我認得你們都猜不着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
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的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
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來這裡看燈這
一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
面花兒的到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為在王婆茶坊內捉姦
被大官人踢死了把他娶在家裡做妾後次他小叔武松告狀被打死了

它錄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吳月娘見攆下人圖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箇粉頭彈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箇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奴送四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箇，就同我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箇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眾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深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于是斟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盃兒。大娘奴不敢奉大杯，只奉小盃兒罷。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兩箇唱的，月娘每人與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就起身，又囑付玉樓金蓮道：我兩箇先去，就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裡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樓上點起燈來，兩箇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箇，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為月娘眾人都在李瓶兒家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賣紗燈的跟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實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箇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箇，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實念道：如今

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盃兒不是也請衆兄弟家去今日房下們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實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箇在他家他望着俺們好不哭哩說他從臘裡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去看他看哥今日倒閒俺們情愿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記掛晚夕李瓶兒有約故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明日去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院中去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　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祝實念就高叫道快請三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與西門慶見禮畢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兒想必別處另敘了新表子來祝實念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人近日相了箇絕色的表子每日只在那裡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伯修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箇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哈哈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裡邊頭緒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闌一箇粉頭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敘的這箇表子不是裡面的是外面的表子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的老油嘴老殺才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

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卿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的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快安排酒來俺們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來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子弟在院裡閞小娘兒那一日做耍裝做貧了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饑有飯尋些來吃老媽道米囤也曬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臉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放在桌上教買米顧水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

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麽伯爵道你拿耳朵來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的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嘴口比吳銀兒還比得過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裡見得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入去收拾酒菜去了少頃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縷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襟襖子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下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須臾泡出茶來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保兒就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敘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裡拿着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們那幾

箇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錦紗青薪鍼在外邊伺候段錦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分付妝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扒在地下磕了箇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单道架兒行藏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又騰挪遶院裡都踅遍席面上幫閒把牙兒閒磕攘一回纔散火賺錢又不多歪厮纏怎麼他在虎口裡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餚烹異品果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桂姐一箇彈箏一箇琵琶兩箇彈着唱了一套霽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箇穿青衣黃板鞭者謂之圓社手裡捧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伺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箇喚白禿子一箇喚小張閑一箇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外邊候候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桌上拾了四盤嗄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圓社吃了整理氣毬伺候西門慶吃了一回酒出來外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箇圓社踢一箇揸頭一箇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們湊手腳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姐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腰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携手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閑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旁虛撮腳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单表這踢圓的始末

只此便是生理

在家中也閑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
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餐轉不得大錢他
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
悄附耳低言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叫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
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門邊等着我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
到房中只坐了一回見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煙走了應伯爵
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轉來教玳安兒拿了一
兩五錢銀子打發三箇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去使丫鬟
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到二更纔散正是

笑罵由他笑罵　歡娛我且歡娛

三卷終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四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痴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躊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見大門關
着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玳安叫馮媽媽開了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在
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盼望見西門慶來忙移蓮步款
促湘裙下堦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里只剛纔起身
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里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
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箇朋友拉去院

卷四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单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

在家中也閑，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趣，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餐，轉不得大錢，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眾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叫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听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門邊，等着我。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到房中，只坐了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走了。應伯爵便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轉來，教玳安兒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箇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去，使了丫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眾人還吃到二更纔散。正是

笑罵由他笑罵　歡娛我且歡娛

三卷終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四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痴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躕躇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見大門關着，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玳安叫馮媽媽開了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在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盼望，見西門慶來，忙移蓮步，款促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里，只剛纔起身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里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拉去院

裡擠到這咱晚我恐怕你這里等候小廝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你重禮他娘們又不肯坐只說家裡沒人教奴到沒意思的于是重篩美酒再整佳餚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簾櫳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熱龍涎婦人遞酒與西門慶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願與官人鋪床疊被與眾位娘子作個姊妹奴自已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着滿眼淚落西門慶一手接酒一手扯他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吃畢亦滿斟一盃回奉婦人吃畢安席坐下馮媽媽單管廚下須臾拏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道今日唱的是那兩個李瓶兒道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唱

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請花兒去了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綉春迎春兩個在旁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個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拏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休說你爹在這里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裡說話又叫迎春拏二錢銀子與他節間買瓜子兒嗑明日你拏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苫條兩箇抹牌飲酒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綉春都已被西門慶

要了以此凡事不避教他收拾鋪床拿菓盒杯酒又在床上紫錦帳裡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廝挨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且待二月間興工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後邊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願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一面把汗巾兒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已盡知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娶奴家去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

住這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扮也不相兩個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裡掃人西門慶說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荊他到是好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兩個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發與傳二叔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約八月中找完銀子大娘

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里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桂姨家沒說在這里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傳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傳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貨物沒處發兌纔來上門脫與人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爲讐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于是依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了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鋪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金蓮便問你昨日往那里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們燈市裡走了走就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我方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裡有你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們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說和傳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姨家吃酒叫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里哄晚囚根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說來西門慶道我那里教他于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里與我遞酒說空過你們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

[illegible]

他問幾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值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湊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個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里巴不的來總好我這里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舡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攙奴甚麼分兒也怎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脫白綾襖袖子裡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顫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鈴

[illegible]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來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里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兒也幹來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床交歡正是

不知子晉緣何事　纔學吹簫便作仙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將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并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第傳年少生的浮浪囂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被

趕出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却在故衣行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管他在生藥舖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四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脚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起蓋花園約個月有餘却是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娶過去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願伏侍你鋪床疊被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我這話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直待與你把房蓋完那時你孝服將滿要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你既有真心娶奴先早把奴房攛掇蓋了娶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得奴在這里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我燒了靈先搬在五娘那邊住兩日等你蓋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娘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娶他的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倘一時有些聲口倒没的惹蝨子頭上搔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

口無言走出前廳來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姐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要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到只怕花大那斯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羅渾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的事你到那里只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伙去到那里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也七八蓋了撺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里孝服也將滿那時娶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在五姐樓上葷不葷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里等的時分就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零的你這些東西過去那里堆放還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你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單已倒斷開了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已常言嫂叔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睁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及至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願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了丫鬟擺上酒兩個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少捲棚還未

安樂一日五月蕤賓時節正是

　　家家門插艾葉　處處戶掛靈符

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議過門之事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娶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眾僧人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辰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置酒晚夕與李瓶兒除服就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者謝希大祝實念孫天化吳典恩雲理守常峙節白賚光連新上會賁第傳十箇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個小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二娘請爹早些去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擰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端的誰使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者是裡邊十八子那里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玳安只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問候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更衣叫玳安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

家有誰來。珙安道。花三往鄉裡去了。花四家裡害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珙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珙安道。小的怎敢說謊。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珙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三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珙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珙安嚇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對我說。我怎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怪狗才。休要倡揚。伯爵道。你央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眾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話說。哥只分付俺們一聲。等俺們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字。俺們就與他結下個大冤讎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去處。兄弟情愿火裡火去。水裡水去。弟兄們這等待你。哥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若不說。俺們明日倡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眾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停當了。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娶嫂子過門。俺們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們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實念道。比時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盃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實念捧菜。其餘都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遠把西門

辨一時慶家衣知苦待君圓且多句都打奔心試上放西門慶懷嫉伯爵妄厚

太匯一對來承寫出無肖不至之情

慶進了三四鍾酒祝實念道哥那日請俺們吃酒也不要少了鄭奉吳惠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伺候須臾遞酒畢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里坐的住赶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悞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髻換上一身艷服堂中燈火熒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了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單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盃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言語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他進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親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無只說明日三日裡教他娘子兒來他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歡喜的要不的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問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若放辣騷奴也不放過他于是銀鑲鍾兒盛着南酒繡春斟了送上李瓶兒陪着吃了幾杯真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歡喜臉上堆下笑來問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玳安來請你那邊沒人知道麼西門慶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廝說了幾句鬧說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唄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那裡灌上我幾杯我赶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道他們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裏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越早些你又往來不便

休丟我在這里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個是

情濃胸湊緊　款洽臂輕籠　膿把銀缸照　猶疑是夢中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早知君愛歇　本自無容妬　誰使恩情深　今來反相誤

愁脈羅帳曉　泣坐金閨暮　獨有夢中魂　猶言意如故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定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荊千戶賀千戶一班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里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送來請你爹那里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在守備府周老爺處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里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間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里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

展放纖腕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床上令婦人橫躺于衽蓆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不竹不絲不石　肉音別自唔咿　流蘇瑟瑟碧紗垂
辨不出宮商角徵　一點櫻桃欲綻　纖纖十指頻移
深吞添吐兩情痴　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醉中戲問婦人當初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里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閑也不和他沾身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倘棍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磣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箇要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菓品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要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响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付明日來接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來問他那小厮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因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到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床帳家伙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敬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

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來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籠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里打聽消息去了待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敬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

大德西門親家台覽餘情不敘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救兵失悞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中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敬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承行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來看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

及五代而契丹浸強至我
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
患者語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若病
夫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
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庭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
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
陛下端拱于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庶
患何繇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憸
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謟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
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
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為之解體四海為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
邇者河湟失議王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卒致金虜背盟憑陵
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蔡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
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邇者
張達殘于太原爲之張皇失散今虜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
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袴膏粱叨承祖蔭憑藉寵靈
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
蒙蔽爲
陛下腹心之蠹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
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綱紀廢弛雖擢髮不足
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
爲

皇上陳之則上報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致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以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着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就是

驚傷六葉連肝肺　嚇壞三毛七孔心

讀宋人[illegible]何[illegible]啻用

當下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這般僱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你陳親家老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銀子絕早五更僱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許往外去西門慶只在房裡走來走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蜒蚰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他愁眉不展面帶憂容只得寬慰他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為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也不須焦愁如此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壻兩箇業障搬來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

指撅接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閤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里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二十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立在對過房簷下等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事兒不得閑你老人家還拿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里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里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裏邊半日出來道對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里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正是

懶把蛾眉掃　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　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攜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雞鳴天曉便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馮媽媽聽見慌忙進房來看婦人說道西門爹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里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臥床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輕浮狂詐

請入臥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臥似不勝憂愁之狀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甸竹山就床診視脈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學生適診病源娘子肝脈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脈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臥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為骨蒸之疾必有屬纊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學生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體全安說畢起身這里送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蔣竹山自從與婦人看病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万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陳麝蘭香藹小丫鬟繡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礼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効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过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學生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礼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礼數万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下坐次飲过三巡竹山偷眼睃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道學生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虗度二十四歲竹山道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棄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

計賺之策

忙忙中又著隱語令人失笑一味拳

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医院出身知道甚麼脉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还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独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再尋其別進之路甘為幽悶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請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大官人竹山听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學生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包攬說事廣放私債販賣人口家中丫頭不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是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

讒兒得西門不堪譏何至盡言句句惡毒三語激而出之黑

笑二人不可知

寫得鰥居之礼

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兄近日他親家那邊為事干連他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都丟下了東京關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腳更怪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他家中為事理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說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舉保來說奴無有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學生打聽的實好來這里說婦人道人家到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歡喜的滿心癢不知搔處慌忙走下席來雙膝跪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學生內幃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肯結

畫一枕面惟若說奉侍矣

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學生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笑以手携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學生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笑道：你既年錢，我這里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証，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時，招你進來入門為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學生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夙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酒，已成其親事。竹山歡至天晚回家。婦人這里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如此這般，為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為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遞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兩間門面，店內煥然一新。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不在話下。正是：

一窪死水全無浪，　也有春風擺動時。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門脫禍　見嬌娘敬濟銷魂

柳梢青

有個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一笑生春。○為伊無限傷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溫存。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一日到東京，進了萬壽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先

蔡太師門開迥

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族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得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如何因家主不曾分付以此不言語放過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來保見他不肯實說曉得是要些東西就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

[illegible]

出高管家來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曾趕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乙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蔡攸深衣軟巾坐于堂上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

雲中鵞影露頭

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楊老爺的事昨日内裡有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到李爺那裡去說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祗候官呈過一緘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爺如此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

時寫巧書此爲文之才文官編有

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椽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乞勑下法司將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來保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擡書案過

經此一番僕還收拾西門慶華過卻已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閒不使人一線

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房錢星夜回清河縣來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

落日已沉西嶺外　却被扶桑喚出來

于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個手街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舖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蔣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舖西門慶聽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金風淅淅玉露泠泠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悶了這些時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娶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陳宅那邊爲些閑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們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里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罷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正是

高榭樽開歌妓迎　嬌謌解語一含情
纖手傳盃分竹葉　一簾秋水浸桃笙

當日西門慶被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走到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

勸住馮問道你那里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爺燒箱庫去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還問甚麼好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吃人掇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鋪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

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閒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腳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一間書房內要了鋪蓋那里宿歇打丫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衆婦人同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恐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扠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們也罷如何連大姐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摺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是我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里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叫他連我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

緊語簡前出要婦人行見淫婦若着眼所行不免

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嗶哩嘆喇的金蓮見月娘惱了便把話兒來摭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里因着甚麼頭蹊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望着俺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都打狗不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憑個臉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跟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拷打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裡吳家吃酒散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恥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賠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舖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使的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裡眠酒裡臥的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孝服不曾滿再醮人的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早把女婿陳敬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招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飯夕歸到前邊廂房中歇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內裡小廝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人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

下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敬濟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酧勞他，向孟玉樓、李嬌兒說：「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于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桌酒餚點心，午間請敬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敬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參見月娘，作揖畢，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桌兒，拿蔬菜按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自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酧勞。」敬濟道：「兒子蒙爹娘抬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裏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就來。」少頃，只聽房中抹得牌響。敬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敬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里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月娘只知敬濟是志誠的女婿，卻不道這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正是：

自幼乖滑伶俐　風流博浪牢成　愛穿鴨綠出爐銀
雙陸象棋幫襯　琵琶笙箏簫管　彈丸走馬員情
只有一件不堪聞　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自引狼入室誰尤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敬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卻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床上鋪茜紅氈看牌，見敬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

別人見個禮兒罷向敬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敬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敬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敬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敬濟出了個假點不到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簾子走進來銀絲鬏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裏慌的陳敬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日遭逢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敬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床護炕兒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

陳姐夫和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姐夫打角門出去了西門慶下馬進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走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帖兒知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床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齁齁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間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來執燭滿帳照蚊

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慶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累垂偉長不覺淫心輙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達達睡睡就摑混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着吮咂又垂首玩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簫吹又有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為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廚內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梅篩酒過來在床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床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那話隴山取火托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樂婦人罵道好個刁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刺刺教丫頭看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要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做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為甚麼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如今倒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若嫁了別人我到罷了那

蔣太醫賊矮忘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面前開鋪子大剌剌的做買賣婦人道虧你臉嘴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兒先吃飯你不聽只顧來問大姐姐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埋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起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躧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皆不能免饒吳月娘恁般賢淑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之間言幸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彼此覿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以爲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爲那日後邊會着陳敬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西門慶往那里去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許多匠作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午晌人纔散了西門慶因起得早就歸後邊睡去了陳敬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這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些甚麼還來我屋裡要茶吃敬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里敬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

救禰拿撥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廝兒就在他炕桌兒上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箇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敬濟笑嘻嘻慌忙跪着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厮兒知這婦人月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背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都看不見正是

只曉採花成釀密　不知辛苦爲誰甜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人生不有初　恐君能終之　別來歷年歲　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　君子所猶譏　寄身雖在遠　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爲薄　想君時見思

話說西門慶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陰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的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箇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技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就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菓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遊賞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週圍二十板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間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四時賞玩各有風光春賞燕遊堂桃李爭妍夏賞臨溪館荷蓮鬬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舒金冬賞藏春閣白梅橫玉更有那嬌花籠淺徑芳樹壓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

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燈光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筍翩翩紫燕穿簾幙嚦嚦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荼䕷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鬭草坐香茵之上一箇臨軒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箇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箇最高亭子上名唤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敬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腳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傳盃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都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敬濟悄悄在他背後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瞅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敬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那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敬濟上樓去了原來兩箇蝴蝶到沒曾捉得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

了蜂鬚花嘴正是

任蜂浪蝶有時見　飛入梨花沒處尋

敬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怏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私未見情私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单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裏頭過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搗子們都認的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為光棍內中有兩箇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受西門慶賞助乃雞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箇在那裡耍錢就勒住馬上前說話二人連忙走到跟前打箇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裡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樁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便了因在馬上摟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箇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教俺兩箇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的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箇銀兩小人斷不敢領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脫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

說此便不說破妙何也為後有伏案

扒到地下磕了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裡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箇不打緊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守備府做了箇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提那兩箇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箇唱的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

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襟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兒裙邊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兒頭上銀絲䯼髻金鑲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得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金蓮往往以媚勝）不覺淫心輙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箇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婦人一面摳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纖手拈了一箇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澁剌剌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又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堪嘆可人）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攤開羅衫露出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就的香乳揣摸良久用口咂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歡喜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

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鋪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張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箇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麼我見他且是謙恭見了人把頭兒只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做作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我不信他一個文墨人兒也幹這箇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悞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内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活歸房宿歇不在話下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買了些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不想婦人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丢吊了又說你本蝦鱔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箇中看不中吃蠟鎗頭死忘八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赶到前邊鋪子裡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每日睄賬着筭帳查筭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箇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楞楞睜睜走在櫈子上坐下先是一箇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黄没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黄那有狗黄又問没有狗黄你有氷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止有氷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氷灰來那一箇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緣開了幾日鋪子那裡有這兩樁藥材只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

了初開了這箇鋪子恐怕要了你行止頭的俺們沒陰騭了故此先把幾
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諕了
箇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卻問你討自古蒼
蠅不鑽那沒縫的蛋快休說此話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
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債不
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
日就到這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
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
銀子來就借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張勝就是保人因向袖中
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渣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才狗男
女你是那里揭子走來諕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颼的一拳
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
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因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
華一脚踢過一邊那里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
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
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
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你
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
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
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借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隄防
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又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裡將髮散開巾幘都
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

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箇立睁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里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毆打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人通不認的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延挨不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的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就是保人望爺察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寫着

立借票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不致少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存照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道可又來見有保人借票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就像箇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箇人不繇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箇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兩腿剌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噦在臉上罵道沒羞的忘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忘八砍了頭是箇債樁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忘八那四箇人聽見屋裡嚷罵不住

催逼吁道蒋文蕙既没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蹶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隲四山五舍齋佛布施這三十兩銀子罷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完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西門慶留在捲棚下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了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這口氣足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酧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

常將壓善欺良意　權作尤雲殢雨心

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藥箱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盆水赶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睛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懊悔每日茶飯慵餐蛾眉懶畫把門兒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箇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单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

鬪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來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𤞑忘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也得半箇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妹兩箇陪侍■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耍子。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無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堂客都散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眾人，大娘邀的後邊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里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强說着叫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太醫打發去了。二娘甚是懊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一聲。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閒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箇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里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里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直走到李瓶兒那里，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累你對爹說成就了此事。于是親自廚下整理蔬菜，管待玳安，說道，你二娘這里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着人

般家伙過去。次日僱了五六副扛𢾭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箇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兩箇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里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箇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箇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半晌。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徑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繡春兩

婦人二此冷司連氣與

箇丫鬟。又早在房中舖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叫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金蓮道。他是箇新人兒。纔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的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箇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到床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

連理未諧鴛帳底　寃魂先到九重泉

兩箇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床上婦人吊着。嚇慌了手腳。忙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

見婦人穿一身大紅衣裳直摋摋吊在床上連忙和春梅把脚帶割斷解
救下來撅了半日吐了一口清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
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
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惱麼恰似俺們把這椿事放
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
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未曾你濮
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没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我不如那
廝今日都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騙了正說話間
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
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
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覷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

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樓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薑湯兒没有金
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
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
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們休信那淫婦
裝死兒唬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到房裡去親看着他上箇吊
兒我瞧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
般說都替李瓶兒揑着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去了
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箇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
覷且說西門慶見他睡在床上倒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
有幾分不悅先把兩箇丫頭都趕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
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忘八

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故流那毬屎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箇吊兒我瞧于是拿一條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床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厮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忘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撐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朝思暮想奴想的心斜了後邊看見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我精髓到天明雞叫就去了你不信只要問老馮兩箇丫頭便知後來看看把奴攝得至死纔請這蔣太醫來看奴就像吊在麵糊盆內一般吃那厮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厮斫了頭是箇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動官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叫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可是沒的說奴那裡有這話就把奴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我也不怕你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前者打太醫那兩箇人是如此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計教那厮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倒一箇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可憐見奴若

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厮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箇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這等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莫要說他，就是花子虛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時，奴也不恁般貪你了。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舊情兜起，歡喜無盡，即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厮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取酒菜兒來。正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有詩為証：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感君不羞赧，回身就郎抱。

第二十回　傻幫閑趨奉鬧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歸洞仙

步花徑，闌干狹，防人覷，常驚嚇，荊刺抓裙釵，倒閃在荼蘼架勾
引嫩枝咿啞，討歸路，尋空罅，被舊家巢燕引入窓紗。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柔情軟語，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箇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竊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同玉樓兩箇打門縫兒往裡張覷，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到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的伶俐。那春梅在窓下潛聽了一回，又走過來，金蓮們問他房中怎的動靜。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

跪着他不脫衣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此時是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兩箇站立在黑頭裡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向玉樓道我的姐姐只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過動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箇好不順臉的貨兒你若順順兒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吃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只聽開的角門响春梅出來一直還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春梅笑着只顧走金蓮道恠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

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方說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向玉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毯聲浪顙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這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旦若幹猫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現他房裡兩箇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箇閑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便有要沒緊的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裡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

撥了頭
回話
身

椿狗肉諕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裡怎麼箇動靜兒金蓮接過來伸着手道進他屋裡去齊頭故事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對他說玉簫道三娘真箇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賊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勾當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就出來了只是綉春迎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了金蓮叫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　清光咫尺別人圓

不說金蓮獨宿单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箇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釭照祇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為証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忻拈弄倩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
蕙性蘭心款款呼　相憐愛　倩人扶　神仙標格世間無
從今罷却相思調　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箇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飯來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又教迎春將昨日剩的金華酒

飾來拿匭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
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
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鑲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
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
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䯼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
衆人有這䯼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絲䯼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䯼
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墊
根兒每箇鳳嘴啣一溜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
的金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
李瓶兒又說道那邊房裡沒人你好歹委付箇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
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

門慶道我知道了袖着䯼髻和帽頂子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鬅着頭站
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
道怪行貨子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
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我不好罵出
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那箇拿長鍋鑊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
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
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
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這袖子裡就掏掏出一頂金絲
䯼髻來說道這是他的䯼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知你每沒有說
不好戴的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䯼髻多
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䯼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

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箇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掐箇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鬏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上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鬏髻來使得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

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菴裡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慌的不敢言語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憋的慌一箇人也拉剌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媽媽子再派一箇沒老婆的小厮同在那里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他媳婦子七病八痛一時病倒了在那里誰扶侍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箇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箇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每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沒意思姐姐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

月娘與西門慶相忤時何等斬截一番柔語便有許多委曲不浄之言苟見無歡而今易之甚

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箇意我又不曾和他兩箇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疼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如今聳七八箇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說着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他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只瞞我一箇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箇人兒歇了家裡來端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裡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

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盞拖泥粧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繡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吽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地潘金蓮嘴快便吽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姐下箇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俺爹好些時不說話都爲你來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箇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攛掇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旁拿把抿子與李瓶兒抿頭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虫兒頭面并金累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

草虫頭面有些抓頭髮不如大姐姐戴的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小玉又道去年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省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裡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昨日朝廷差四箇夜不收請你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罵道怪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擺落他怎的于是把箇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氣○解○兒○要○得○起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

回他頭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計較發柬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少不的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里再教一箇和天福兒輪着上宿就是不消叫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節叫平安分付你和天福兒兩箇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安排插花筵席一起雜耍步戲四箇唱的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就來了官客在捲棚內吃了茶等到齊了然後大廳上坐席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實念孫天化第五席常峙節吳典恩第六席雲理守白賚光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賁第傳女婿陳敬濟兩邊列坐樂人撮弄雜耍數回就是笑樂院本

下去李銘吳惠兩箇小優上來彈唱間着清吹下去四箇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為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這話難說當初有言在先不為嫂子俺每怎麽兒來何况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里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单管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徑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𤞑獅狗好不利害倒没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趣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打二十欄杆把眾人四箇唱的都笑了玳安走到下邊立着把眼只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腳下人趕出去關上儀門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抿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鋪下錦毡繡毯四箇唱的都到後邊彈樂器導引前行麝蘭靉靆絲竹和鳴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裙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纓落繽紛裙邊環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鬓畔寶釵半卸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正是

恍似姮娥離月殿　猶如神女到筵前

當下四箇唱的、琵琶箏弦、簇擁婦人、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覷、聽見唱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惱在心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得生出幾箇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里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

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箇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奉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裳、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盒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到我房裡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來、月娘叫玉簫接了、掠在床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房里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又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的做好好先生

先生乃賢德呵嘮噎意　正教謫必不可少不得同無路人何異

富貴務此其三字註

纔題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我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忘故了的筭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箇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茶來吃畢茶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四箇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横財家道營盛外庄内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厮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箇小厮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衣服首飾粧束起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弦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賁第傳開解當鋪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出入尋討賁第傳只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箇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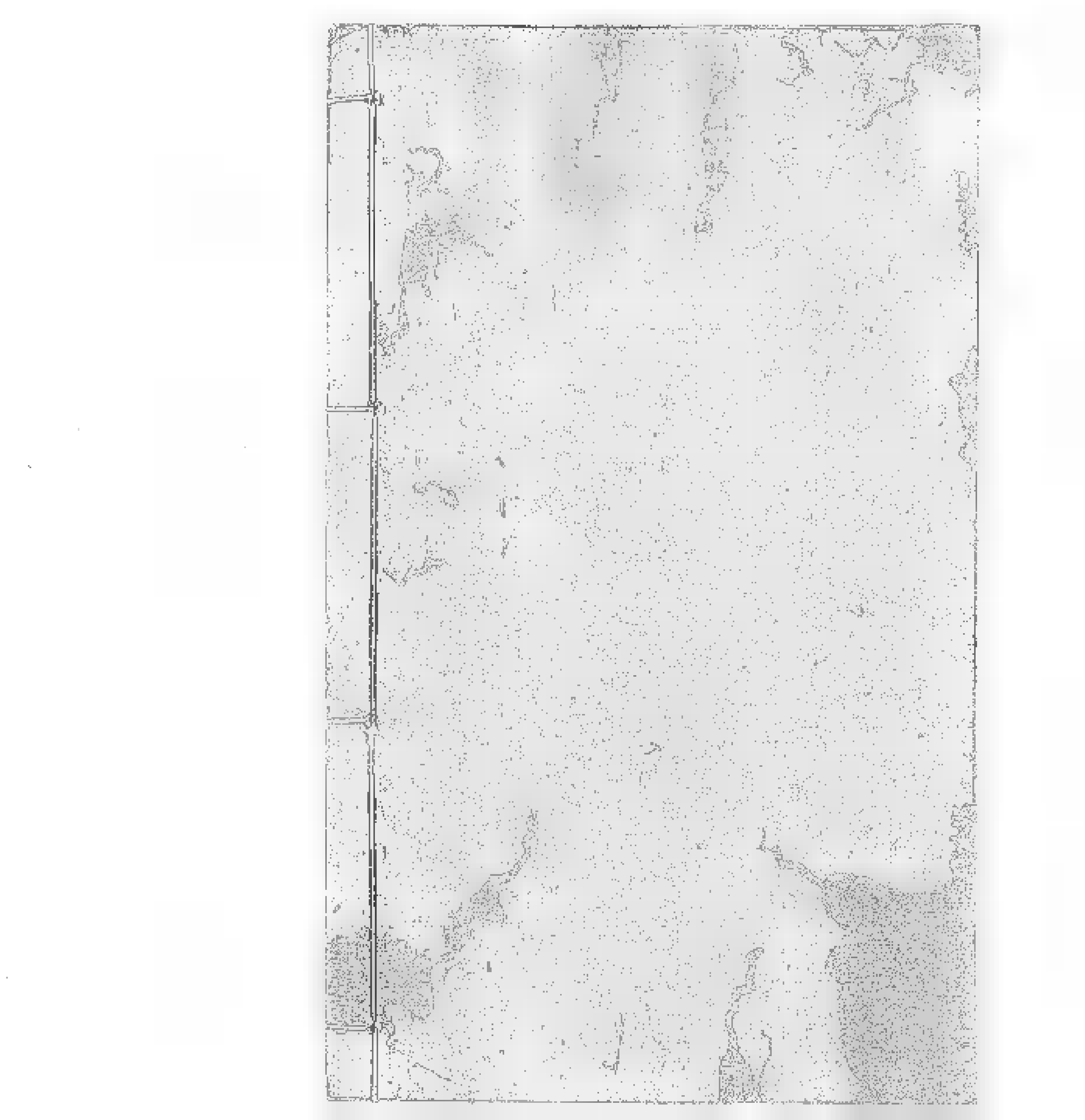
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筭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敬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里蒙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躭待便了豈敢非望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道小夥兒綿裏之針肉裏之刺

常向繡簾窺賈玉　每從綺閣竊韓香

光陰似箭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西門慶在常時節家會茶散的早未掌燈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箇並馬而行剛出了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來應伯爵便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望他望去祝實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的他自在西門慶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欄來了來到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掌着燈丫頭正掃地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禮上面列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今日是

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瞞着他父親來院中闞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慌教桂姐陪他到後邊第三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撺掇酒餚蔬菜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時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着一箇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繇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箇小廝上來把李家門窗戶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又是箇小膽之人見外邊嚷鬧起來慌的藏在裡間床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還有媽哩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不妨事隨他發作叫嚷你只休要出來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還要架橋兒說謊上前分辨西門慶那裡還聽他只是氣狠狠呼喝小廝亂打險些不曾把李老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三人死勸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　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卷五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双紅堂
小説
48(3)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了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于後邊儀門首。只見二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有此疑心方在斜佳脚）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寫得又淡又濃）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早回心。西門慶還不知，只見小

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來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託是以發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為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一庭香霧雪微明　拜天訴盡衷腸事

無限徘徊獨自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覺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篇都是為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恐不住從粉壁前扠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唬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你一片

此正好簡附忽又補入好色畢皆羅不愛色可擬可笑

好心都是為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為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蒲池嬌分心越顯出他

粉粧玉琢銀盆臉　蟬髩鴉鬟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荊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机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了頭撞你西門慶道

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還來告訴你月娘道惹氣不惹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就折疊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鷄扯脖口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了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了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人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與他坐在一處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應伯爵到李家如何嚷鬧告訴一遍如今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踏不踏不在于我你拿響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于是打發丫鬟出去脫衣上牀要與月娘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食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想想別的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大睜着眼兒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西門慶不繇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插入牝中一任其鶯恣蝶採殢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

海棠枝上鶯梭急　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睥幃䁡枕態有餘嬌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蓋頭交頸而睡正是

亂鬢雙橫興已饒　情濃猶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樁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不忿口角），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他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把淫婦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搭哩。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討乖妝），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硶死了。想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又沒人勸，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帶妙）。玉樓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大老婆，不下氣，到時俺們做分上，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和。如今你我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你快梳了頭，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為他的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

讀此吹毛求疵說來亦自有理央夫人皆可只如此

[illegible]

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着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毬兒道李大姐生了彈了（戲語妙）就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樁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叩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里有富餘錢我說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繇教我惹氣剌剌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滑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

拿黄湯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秃出来一般不知教人罵了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凑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為甚麽着了惱来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鴇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親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爹就惱了不𦍒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盡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騎馬回家在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真是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攙不掭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我們使着你只推不得閒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了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說玳安道耶嚛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罷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里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子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鷄鵝嗄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厮的東西是那里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里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

裡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攙着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暖簾好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里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你你站着羊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一面遞了西門慶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麽俺們胡乱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巳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這不家　說亦說　不小數　青可粮

老者語　兒推好　人都又　申明說　春發甚　[illegible]

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們面上寛恕了他下次再無禮衝撞了姐姐俺們也不管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憨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是哩西門慶只是笑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餘都平敘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横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巳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麽還恁木木的（不得不然）那李瓶兒真個（醋有）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巳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失得然）個家樂琵琶箏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

西門慶聽了便問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厮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筯合家歡飲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撏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襯瑤臺似玉龍翻甲遶空飄粉類如白鶴羽毛連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爛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衆人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杯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衆人磕了頭走在傍邊西門慶問道你往那裡去來來得正好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里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個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弦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壺滿斟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盃西門慶又叫在桌上拿了四碟菜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吃了用絹兒把嘴抹了走到上邊直豎豎的靠着槅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

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句也不過那邊去翻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敬濟大姐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里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為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扊扅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囚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等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吽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寬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先

若辯說價百口何辭

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呪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里把這委曲情繇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聲罰也不去又惱甚麽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麽話不爭你不去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沒些面情了到那里畧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

此時雖難逃辨破綻矣全不顧口只借伯爵殺實簡隱已遲情此文家鮮開冤

知爹只叫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你爹但來晚了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旁打諢要笑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只遞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撅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

念了經打和尚他不來懷的那膣兒這回就趐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子是不豯分說樓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攮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踈淡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鷄結為兄弟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赶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里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里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腳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話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了一個金蓮道這個不好再說一個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

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絹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膽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麽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麽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忘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勾了他去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撒弄賠着不是還要問爐後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道只管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也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兒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邊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嚇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麽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里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娘安排酒餚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然後衆姊妹都遞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醖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人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

名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荼蘼架不遇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三綱五常吃了一杯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群鴉打鳳絆住了折兒雁好教我兩下裡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著錦裙襇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叫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眾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眾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好好兒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著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子就倒了我擲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踩在雪裡把人的鞋兒也躧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掃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拿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他躧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躧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

金蓮偕心機處只到此時援世西門慶口不表出又添又冷笑岩使延之病

傳神三寫一句無一何又試誤又要迎合計好金蓮心口[illegible]

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他們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好了，不

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

空庭高樓月　非復三五圓　何須照牀裡　終是一人眠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閑邪

桂枝香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閒間一見猶難，平白地兩邊湊巧。向燈前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還白，熱心兒火樣燒。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堂客，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都留在後邊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癆病死了，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也名喚金蓮，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廚役蔣聰為妻。這蔣

蕙蓮爲報仇淫亦之對命

私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劃拳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墻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側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頻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窗推戶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寫蕙蓮亦然人生造

初來時同眾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個月有餘因看見玉樓金蓮打扮他便把鬏髻墊的高高的頭髮梳的虛籠籠的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睃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眾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問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

見怪不怪方為一見係別着覺矣

能以剝蓊之巳落溝三義

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爺昨日見你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教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蕙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爺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爺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爺與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如何那婦人聽了微笑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里無人堪可一會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正是

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
那識羅裙內　銷魂別有香

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

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繇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纔了事婦人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裏做甚麼蕙蓮道我來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這勾當兒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筭我們闘的磬喚在這裡你也來插上一把子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

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諕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們合話那西門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茶之類不筭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

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叫小厮馬也備下兩邊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門慶就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壻陳敬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氈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卻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脂錢來罷春梅等四人見了禮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

如在目伯爵聲寺

描在縱送要發弄巧一時文尚鄉矣

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叫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分付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里答應來說着小厮放桌兒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嗄飯銀鑲甌兒盛着粳米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敬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畫童兒連桌兒擡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伯爵並馬而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厮亂頑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

兩房西門大姐房裡攙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忘八。你怎的撚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忘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你這忘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撚我的手來了。賊忘八。你錯下這個鍬撅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爹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忘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忘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忘八來。撅臭了你這忘八了。被他千忘八萬忘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走不迭。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當下春梅氣很很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蕙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春梅道。情知是誰。問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卓菜。併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忘八。呲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去了。忘八見無人。儘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那忘八見我要喝罵起來。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忘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忘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忘八在我手裡弄鬼。我把忘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忘八攆了去就是了。那里緊等着供唱撰錢哩。怎的教忘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忘八業罐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宋蕙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

女子聣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侍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被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忘八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廝們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歡喜拉倒他王子根前就是打賊忘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房裡做甚麼却教那忘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還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大姐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斷了路兒不敢上門正是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閒庭弄錦槽
不是朱顏容易變　何繇聲價競天高

第二十三回　賭棋枰瓶兒輸鈔　覷藏春潘氏潛踪

梧桐樹

心中難自泄暗裡深深謝未必娘行恁地能賢哲衷腸怎好和君說說不顧了頭顱做官人的侍妾他堅牢望我情真切豈想風波果應了他必料者

話說一日臘盡春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賭甚麼好金蓮道咱們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們吃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

兒燒的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不在家、卻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下棋、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金蓮使繡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他、教他買一罈金華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裡、教來旺兒媳婦蕙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著、我們就去、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里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著、是請他不請他、金蓮遂依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送到廚下、蕙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著、撾瓜子兒耍子哩、來興兒便叫他、蕙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豬頭連蹄子、都在廚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蕙蓮道、我不得閑、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的、蕙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豬頭、栽派與我、于是走到大廚竈裡、舀了一鍋水、把那豬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茴香大料、拌的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薑蒜碟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使丫頭送到上房裡與月娘吃、其餘三人坐定、斟酒共酌、正吃中間、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豬頭、今日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只用一根柴禾兒、蕙蓮道、不瞞娘們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繡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

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繡春斟酒他便取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蕙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蕙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曾好生加醬胡亂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便磕了三個頭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下棋要子嬴的李大姐猪頭留與大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唱耍耍有何妨礙強如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初五日就是我先起罷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卻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

雪娥平自遠人非作者遠之求之也

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拆着罷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閒教李大姐挪在初十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絮煩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姐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與大妗子都在這里過節須要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繡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口裏只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兒沒的俺們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看承月娘道他是恁不成材的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後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吳大妗子

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只因西門慶不在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六娘房裡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罈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西門慶嘗了嘗說道正好你娘們吃教小玉玉簫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裡蕙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蕙蓮倒便連忙走下來接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把這婆娘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多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酒教我把這一罈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現成菜兒

分明還蕙蓮都寫得俱三分粗鄙

開口便討東西討又不多自求足為美人容止

打發他吃玉簫應的往後邊去了這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分付道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站在堂屋門首努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他懷裡兩個就親嘴咂舌做一處婆娘一面用手揝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与我的都沒了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他褲子婦人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晚夕咱好生要耍蕙蓮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眾咱不如還在五娘那里色絲子女子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繇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不防孫雪娥從後來听見

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腳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去雪娥身子裡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騎着快馬也趕他不上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輸酒兒自巳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婆娘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扠出來往後邊看茶去須與小玉從後边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婦人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蕙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剝菓仁兒來衆人吃了茶這蕙蓮在席上斜靠桌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都不是天地分踅離了五娘又道

你這六娘骰子是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瞅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裡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緋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里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西門慶吃得半酣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兒後邊沒地方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

不肯者，撈作声價

想到山洞中，又作一最絕笑，令人絕倒

亂，蹅你和他那里合鳩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里，我是沒處安放他，我就
算饒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你，不信叫了春梅問他，他若肯了，我
就容你。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裡過一
夜，你分付丫頭拿床鋪蓋，生些火兒，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
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
行孝順，在那石頭床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奚落我，罷麼，
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眾人席散，金蓮分付秋
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裏。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
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到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
前邊睡去罷。這婆娘打發月娘進內，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
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

精笑上當共合把身蓮步兩三一遍

莫教襄王勞望眼　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首，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
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早在那里秉燭而坐。婆娘進到裡
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枝棒兒香，燈上點了，插在
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兢。婆娘在床上先鋪下鋪，上
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床就寢。西門慶脫去上衣白
綾道袍，坐在床上，把婦人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腳蹺在兩邊，那話突入
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在房中摘
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竊聽。到角門首，推開門，遂潛身悄步而入。也
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傷了裙褶，躡跡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
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尚明，婆娘笑聲說：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濟

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口裡啣着條綳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歷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相我次與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看人家做鞋不能彀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婦人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又聽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說也是回頭人兒婦人說嗔道恁久慣牢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把俺們都吃他撑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能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銷了懊恨歸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婆娘先起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門看見鎖着門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曉夕他聽了出去這婦人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看見他只是笑蕙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嘻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子俺們笑笑兒也嗔蕙蓮道大清早辰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婦人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平

安道我剛纔還看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蕙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
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裡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醃螃蠏
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着五娘使你門首看着買瓶貨的說你會咂得好
舌頭把婦人說的急了拿起條門閂來赶着平安兒攆院子罵道賊汗邪
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此褶兒
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嚛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得你往高枝兒
上去了那蕙蓮急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走出來一把
手將門齊住了說道嫂子為甚麼打他蕙蓮道你問那雌牙囚根子口裡
白說六道的把我的厮牌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
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荷包裡取出
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
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
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
後邊月娘房裡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頭蕙蓮小意
兒在傍拿抵鏡掇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蕙蓮道娘的睡
鞋裹腳我捲了收了去金蓮道䟎他你放着叫丫頭進來收使叫秋菊賊
奴才往那去了蕙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里梳頭哩金蓮道你別
要管他丟着罷亦發等他們來收拾歪蹄潑腳的沒的展汙了嫂子的手
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侍他纔可他的心俺們都是露水
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項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
胡戲這婦人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
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

竟想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見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們莫不與爭不許你在漢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踹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樣心兒且吐了些兒罷蕙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大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你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剛到儀門夾道內撞見

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這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為甚麼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婦人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敬濟叫姑夫賁四叫老四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眾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叫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安婦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撻着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嚛嫂子行

勤口等五娘嚇我一回又叫賁老四我對你說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與了買賣好又尊心替他看着賣的叫住請他出來留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門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鬖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替他錠只見玳安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這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管端詳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到不偷這銀子到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賁四買勾金鐲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着打玳安把銀子

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賣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筭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菓子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典的玳安遞到他手裡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𢹂在腰裡一直進去了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分與各房丫鬟并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綢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婦人自從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兒貼戀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到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

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了須要只圖漢子喜歡正是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逐水流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　素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花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𢷬箏歌板彈唱燈詞獨于東首設一席與女壻陳敬濟坐果然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却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上邊要熱酒快燙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里伺候都不知往那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里伺候往那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嘍囉教爹罵我蕙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蕙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麽打緊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畫童兒道耶嘑嫂子將就些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笤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不題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壻陳敬濟沒酒

分付潘金蓮去遞一巡兒這金蓮連忙下來滿斟盃酒笑嘻嘻遞與敬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飲奴這盃酒兒敬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斜溜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將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敬濟將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這敬濟一面把眼瞧着眾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腳兒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麼兩個在暗地裡調情頑耍眾人到不曾看出來不料宋蕙蓮這婆娘在槅子外窗眼裡被他瞧了個不耐煩口中不言心中自忖尋常在俺們跟前到且是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卻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自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　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跟隨去了月娘與眾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班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有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蕙蓮在廳前看敬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了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蕙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裡等着你那蕙蓮連忙往後邊走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只怕夜深了冷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件來我穿省得我往屋裡去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下金蓮一個

看看敬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敬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麽？只見家人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且拉着敬濟要炮燒。這敬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燒，支他外邊耍去了。于是和金蓮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穿也怎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躧了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膽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敬濟道，你老人家不與就罷了，如何扎筏子來諕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蕙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孫雪娥見大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囑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小玉走來道，俺奶奶已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壻陳敬濟躧着馬臺放煙火花炮，與衆婦人瞧。宋蕙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敬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就惱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裡，換了一套綠閃紅段子對衿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并面花兒，金燈籠墜耳，出來跟着衆人，走百媚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敬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

偏遇逢 惜出元 宵的般 送不冷 笑

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遊人見一隊紗燈引道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為出于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蕙蓮一回叫姑夫你放個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個元宵炮燈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來右去只和敬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兒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蓮摳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腳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進運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

傷兒兒 了馮媽 媽便罷 取笑酒 身之妙 即蓮金 蓮手樓 一笑

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在炕上歷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撥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往不要去打酒俺們在家酒飯吃得飽飽來你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釘下菜兒纔好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來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去下邊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這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鬏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撰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

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換，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十七歲了，說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蕙蓮，都前邊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看了一遍，陳敬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腳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麼，乃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叫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家的，俁了你的困頭，明日早來宅裡，送了頭與二娘來，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說畢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喚，因他男子漢荅應馬房內，得他有醉撇着人走百

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挖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腳，金蓮使來安兒扣韓嫂兒叫到當面，問道，你為甚麼來，韓嫂兒叉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告訴，于是從頭說了一遍，玉樓衆人聽了，每人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敬濟且顧和蕙蓮兩個嘲戲，不肯攙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在大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里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韓嫂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耶嚛，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盃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上

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挂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擺設春臺與三人坐連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一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嗑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厮來興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敬濟在門首放了兩個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

醉後不知天色瞑　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那陳敬濟因走百病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蕙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辰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放炕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小厮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梁疼了哩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厮送送他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曉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與月娘燒了香來敬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敬濟把因走百病被人挖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敬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敬濟不知死的囚

說一日得破綻出三分遺忘

冩得便

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却說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荊千戶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荊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宋蕙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撾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蕙蓮嫂子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荊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耍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這一日了蕙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里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厨房下那日該來保妻蕙祥蕙祥道怪囚

我這里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蕙蓮嫂子說該是上竈的首尾蕙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里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妗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悮了茶也推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兒道荊老爹來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里推那里那里推這里就耽悞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果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荊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另換茶上去吃了荊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出去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

竈抹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慌的月娘說道這歪剌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做飯炒大妗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狠走來後邊尋着蕙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起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們是上竈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厮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拿人散氣惠祥聽了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

治本據人蕙運只竈上要茶一源逆死步平所作一有個出況土行乎

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里還弄鬼哩蕙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的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姑兒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蹺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你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蕙蓮道我背地裡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知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塲兒頭裡不曾打的成等住回卻打的成了惠祥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抅了也不算我拚着這命擯兌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蕙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

他勾搭丫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

外作禽荒内色荒　連沾些子又何妨　早辰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點絳唇

蹴罷鞦韆起來整頓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見客入來
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說孫寡嘴作東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衆姊妹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說身體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箇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當下兩箇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蕙蓮春梅兩箇相送正是

紅粉面對紅粉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復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跐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

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埋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已定腿軟了跌下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箇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子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箇立鞦韆月娘道你兩箇仔細打郝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纔待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來說道你每在這里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這敬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撥步撩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于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諕的上面怪

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敬濟道你老人家到且性急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里叫那里叫把兒子手腳都弄慌了子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推了一把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箇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郝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箇打了一回然後教玉簫和蕙蓮兩箇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屢的腳跐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忽地飛將下來端的郝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這里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郝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馱垛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

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里。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每夥兒裡下棋撾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自前邊走來。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酒吃。一回他媳婦宋蕙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了。且往房裡洗洗頭面。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蕙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又舀些水與他洗臉撢塵。收拾搭連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僱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管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金蓮屋裡怎的做窩窠。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

他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
在心到晚夕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子看見
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里的段子誰人與你的趁早
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椎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箇
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
淫婦還搗鬼哩端的是那箇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里的婦人道呸
椎囚根子那箇沒箇娘老子就是石頭罅剌兒裡迸出來也有箇窩巢兒
鳥人就沒箇親戚六眷此是我嬸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被來旺
兒一拳險不打了一交說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人倫
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平頭送段子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箇幹
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要我手
裡吊子日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罵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
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丢塊磚瓦兒也要箇
下落是那箇嚼舌根的沒空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沒
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箇乾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
脚略趄兒把宋字兒倒過來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箇風兒就雨兒萬物也
要箇實人教你殺那箇人你就殺那箇人幾句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婦
人又道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二月裡三娘生日
娘見我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剌剌的
甚麼樣子纔與了我這疋段子誰得閑做他那箇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
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箇饒人的明日我咒罵箇樣兒與他瞧
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平白和人

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催倒路死的因根子唻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平白惹老娘罵把來旺掠着在炕上自睡如雷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十箇九箇都着了道兒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往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繇只顧海罵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前邊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廚下蕙蓮又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只爲揚州鹽商王四峯被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在房裡哄我老婆把他吊在花園奸耍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幫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也只是箇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剮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撰錢過日只因與來旺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都教來旺兒管領來興兒就

與來旺不睦聽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叵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里吃的稀醉的在前邊大耍小喝指猪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來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說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里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耍了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箇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里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箇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蔣聰豈止見過一箇漢子兒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

瞞神諕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觀風我還不知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面教我罵了兩句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媳婦子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住在我屋裡過一夜兒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碎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里坐着見了俺每意意似似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里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不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儻忽那廝真箇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了六姐你還該說說金蓮道我若是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合出我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親

自聽兒思想起來你背地罵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
兒沒番正那廝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起早不爲之計
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廝有首尾金
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
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
在外邊對人揭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賊奴才揭
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
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恥我却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西門
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
廝一五二十說了一遍又先到後撺掇了小玉口詞與金蓮所說無差
婆的其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的有

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
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西門
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
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這箇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
倸也箇頭八箇膽背地裡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裡
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箇話來那西門慶被
婆娘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
興兒因爹叫他這一箇買辦說他每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仇
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箇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
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
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

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峯央蔡太師人情囘來還要押送生辰担去只因他纔從杭州來家不好又使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既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囘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婆娘忙遞舌頭在他口裏兩箇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鬏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婦人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後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得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里不見西門慶只見陳敬濟在那裡封禮物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敬濟道爹剛纔在這裡往大娘那邊兌鹽商王四峯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叫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因有鹽商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箇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

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為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陪他。我說在你心裡，也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為他，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醒夢中人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詩曰：

與君形影分吳越　玉枕經年對離別
登臺北望烟雨深　回身哭向天邊月

又

夜深悶到戟門邊　却遶行廊又獨眠
閨中只是空相憶　魂歸漠漠魄歸泉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

卷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爲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

撈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陪他。我說在你心裡，也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他，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

二語動人

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詩曰：

與君形影分吳越，玉枕經年對離別。
登臺北望烟雨深，回身哭向天邊月。

又：

夜深悶到戢門邊，郤遶行廊又獨眠。
閨中只是空相憶，魂歸漠漠魄歸泉。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

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你且在家歇宿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怨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吃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墻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到明日蓋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嗔老婆說一鍬就掘了井

妙必華上當老不得不處賊局

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巳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道來旺見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中尋夥計去也于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來旺見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醒正朦朦朧朧睡着忽聽的窗外隱隱有人叫他道來旺哥還不起來看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耻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幹那營生去了虧你到睡的放心來旺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裡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前面就弄鬼兒忙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抛出一條櫈子來把來旺兒絆了一交只見響喨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厮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棍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即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裡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做賊拿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厮真是個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厮隨即押到房中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忽聞此信忙跑到房裡看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你好好吃了酒睡罷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

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你且在家歇宿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怨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吃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箇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箇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到明日蓋箇廟兒立起箇旗杆來就是箇謊神爺我再不信你

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箇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箇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箇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箇主管在家門首開箇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嘵老婆說一鍬就撅了井

妙筆上蓮不得不露形

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巳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中尋夥計去也于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來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醒正朦朦朧朧睡着忽聽的窗外隱隱有人叫他道來旺哥還不起來看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耻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幹那營生去了虧你倒睡的放心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裡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前面就弄鬼兒忙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拋出一條櫈子來把來旺兒絆了一交只見響喨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棍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即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裡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做賊拿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是個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黃夜進内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隨即押到房中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忽聞此信忙跑到房裡看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你好好吃了酒睡罷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内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

那里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來旺兒叫來面前跪下批証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開口兒合不的西門慶道既賍証刀杖明白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蕙蓮雲鬟撩亂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好進來尋我怎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為甚麼你只因他甚麼打與他一頓如今拉着送他那里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關你甚事你起來他無禮膽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好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着他那蕙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吃酒並無此事纏得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干証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又要拉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為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箇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來

蕙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數問不的他死罪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蕙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里不題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寔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廳下跪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見獲贓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霸占他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

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要的配與你為妻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却倚醉夤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寃屈被夏提刑叫過來興兒過來執証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　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鉞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廝鋪蓋飯食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眾小廝應諾了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玉簫

和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解勸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蕙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蕙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見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耐他性兒還放他出來還叫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箇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裡去咱兩箇自在頑耍婦人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只單吊着兩條裙子遇見西門慶在那里便撩開裙子就幹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齊眉點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柏兒并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四個字把與西門慶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要一箇怎的要

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里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箇丫頭伏侍他，與他編銀絲鬏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時

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

說道：真箇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箇老婆，我不喇嘴說，就把潘字倒過來。玉樓道：漢子沒正條的，大姐姐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兌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到說。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

最西芥 多未殺 大都說 得事盡 可慮今 閨口常 綠可畏

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西門慶不能隱諱，因說道：我想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躭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箇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道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没張致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筭易替那奴才要一箇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倒忽你兩箇坐在一答裡，那奴才或走來哄前回話，或做甚麼，見了有箇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箇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

屠第奸頭倒從武大身上得來

也不着在意裡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搭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一頓拷打拷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内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騭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箇仁慈正直之士因見西門慶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兩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論箇遞解原籍徐州為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箇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里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箇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即

畢竟人有良識

日起前遞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体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箇公人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要奏些脚步錢與二位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知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箇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既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面上牒上不牒下領你到那里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免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們就押你去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勉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

使出五六個小厮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擾把賈伊二人羞的要
不的他娘婦兒宋蕙蓮在屋裡瞞的鉄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
那箇小厮走漏消息决打二十板兩箇公人又押到他丈人賣棺材的宋
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兩箇公
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
州大道而來正是

若得苟全癡性命　也甘饑餓過平生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蕙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厮一
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蕙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
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一
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
風裡言風裡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
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厮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
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
晚到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
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
皆休聽了此言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嗳你在他家幹壞了甚
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
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
活未知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
在臥房門樞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從後來
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

槓了手脚、教小厮平安兒撬開窓戸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框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撅灌、須臾嗳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小玉都來看視、賁四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箇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又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強孩子、冷地下氷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箇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通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箇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戸計、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箇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厮壞了事、所以打發他、你安心、我自有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厮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裡問傅夥計支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箇與嫂子

此時送此物來自然大喜

吃惠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趂早與我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道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里我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裡去賁四嫂道俺家的門外頭來了要吃飯我到家瞧瞧就來我只說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到把我來掛住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莊官娘子原來也是箇辣裝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箇道理惠祥道這箇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聖惠

府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都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睡慢慢將言詞勸他說道宋大姐你是箇聰明的趂恁妙齡之時一朶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將賃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往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蓮聽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箇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却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摭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

聽上，把來小廝都叫到跟前，審問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趂早
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來，每人三十板，即與我離門離
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
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西門慶聽了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見這
鉞安見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裡去。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裡，
跪著哭道：五娘救小的則箇！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諕我一跳，你又不
知幹下甚麼事？鉞安道：爹因為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
歹勸勸爹。若出去，爹在氣頭裡，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道：怪囚根子，諕的
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慌天動地的。原來為那奴才淫婦，分付你
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
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箇小廝在金蓮房裡叫，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

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里？金蓮不理
他。被西門慶揚起簾子，從門背後採出鉞安來，要打。吃金蓮向前把馬鞭
子奪了，掠在床頂上，說道：沒廉恥的貨兒，你臉做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
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甚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
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
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乃心生一計，在後邊唆調孫雪
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
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
告說的。這孫雪娥聽了箇耳滿心滿，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蕙蓮

又是一樣話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喚的奴才積年轉主
子養漢不是你背義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
腳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
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眾堂客在後
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蕙蓮吃了飯兒從早辰在後邊
打了個幌兒走到屋裡直睡到日西餘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
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餘頭兒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
玉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蕙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裏睡這雪娥又道
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
慶家裡這蕙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翻身跳起來
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顙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為甚麼來打
你一頓摧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
兒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
蕙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
倒背地偷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說的雪娥急了宋蕙
蓮不妨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說道你如何打
我于是一頭撞將出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
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
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的等你主子回來看我
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就往後邊去了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便道
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蕙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
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眾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

西字妙秋律妙以姓非命節也

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檻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房後月娘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蕙蓮門首過，房門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娘兒上轎去了，回來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腳，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撅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眇眇，已赴望鄉臺；星眼瞑瞑，屍猶橫地下。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月娘見救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興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于已，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

漢ヒ一解作能消了完情恐聽世作者一樣不亂

教休還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唬得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得，因說道：此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趕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恁個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裡，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伙，因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仵作來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毀，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白，稱西門慶因倚強姦他，我女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眾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

來興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回話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詞曰

錦帳鴛鴦繡衾鸞鳳一種風流千種態看雪肌雙瑩玉簫暗品鸚舌偷嘗　屏掩猶斜香冷回嬌眼盼檀郎道千金一刻須憐惜早漏催銀箭星沉網戶月轉迴廊

右調[illegible]女兒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爹上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旋即使他回喬大戶話去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伺前附耳低言說道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安兒送與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裡反問他打綱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鮮血順腿淋漓寫了一紙供狀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

化訖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一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失曉人家逢五道　溟泠饑鬼撞鐘馗

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幾倍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于是打包還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爍石流金之際有一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雲焰焰燒天空
日輪當午凝不去　萬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侯海底愁波渴
何當一夕金風發　為我掃除天下熱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每打水澆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挑線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

用揝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鬢額上貼着三箇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
朱唇皓齒兩箇携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
原來在這裏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
這裏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裏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
拿梳子來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來戴西門慶攔住
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朵罷原來西門慶把旁邊少開
頭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隻翠磁膽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掐下
恁幾朵來放在這裏不與娘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
了一枝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
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
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
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我只替你叫唱的也就與我一朵兒
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
了孟三兒來你却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西門慶笑道賊小
淫婦兒這上頭也掐個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簪于雲鬢之傍方
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
影中玲瓏剔透露出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
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揭起湘裙紅褌初褪倒掬着隔山取火幹了半
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走到
花園角門首想了想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
槅子外潛聽聽勾多時聽見他兩箇在裏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與
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箇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

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搧、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吃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旣然如此、你爹胡亂耍耍罷、于是樂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洩如注、婦人在下躬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得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驀地走來便問五丫頭在這裏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兒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兒那花兒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言語、往房裏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帶了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後邊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西門慶上坐、三箇婦人兩邊打橫、正是得多少壺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教與玉樓、取琵琶教與金蓮彈、你兩箇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怎等俺每唱你兩人到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拿了樂器

見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箇方纔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鬟綉春在傍打扇須臾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閑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瞅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嘗他恁的正歡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

江河淮海添新水　翠竹紅榴洗濯清

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落院之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箇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于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

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零亂漸輕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又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

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携素手整雲鬟月照紗廚人未眠（合）

節節高

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草邊閒亭畔坐來不覺神清澄蓬萊閬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撇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此不輪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盃婦人道怪行貨子放着亭子上不去投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于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合死了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地扯囂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单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上就親嘴那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教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

的兩個正是
弄情鶯舌于中巧、着雨花枝分外妍、
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里投壺耍子兒去、因把月琴跨在
肐膊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節節高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
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前合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慚閑拚、取歡娛歌笑喧、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了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
架下、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架、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
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纍纍馬乳、水晶丸裡浥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
中含翠幄、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
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于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琴倚了、和
西門慶投壺、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盒子上一碗冰湃的菓子、
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
那里尋你每去、誰知驀地這里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
邊攢就的八槅細巧菓菜、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
牙箸兒、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
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連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

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叫春梅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兒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凉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里略儹々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兒抱了凉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蓋拽上花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起身脫下玉色紗𧞣兒搭在欄杆上徑往牡丹臺畔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見婦人早在架兒底下鋪設凉簟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于衽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凉西門慶看見怎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凉墩上先將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精流出如蝸之吐涎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脚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戶大張紅鉤赤露鷄舌内吐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麈柄抵牝口賣了箇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鰍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没口子呼叫達々不絕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假山頂上卧雲亭那里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于是撇了婦人大叔步從石磴上走到亭子上來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欲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卻也尋着你了遂輕々抱到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

腿上兩箇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自恁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怪模怪樣的、西門慶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箇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于是向冰壺內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箇、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旋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箇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只是朦朧星眼、四肢軃然于枕簟之上、口中叫達達、好箇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顫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卧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睡了、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錄着西門慶睡了、

一箇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上、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興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向婦人道、淫婦我弄與你罷、于是先摳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包兒來、使上銀托子、次用硫黃圈束着根子、初時不肯深入、只在牝口子來回擂晃、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為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恰來奈何我、今日經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于是一壁幌着他心子、把那話攙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艷聲嬌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送了幾送、須臾那話昂健奢稜、暴怒起來、垂首玩着往來抽拽、玩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子叫大毴毴達達、你不知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罷了淫婦的毴心、癢到骨

髓裡去了可憐見饒了罷淫婦口裡淫死的言語都叫出來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往他腿部身竭力迎播掀幹抽投至脛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不住在下抹拭牝中之津隨拭隨出衽席爲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淺浸露腦往來逗遛不已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耍個老和尚撞鐘忽然仰身望前只一送那話攮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屋如含苞花蕊到此處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聽磕碴響了一聲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則目瞑氣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收軃于衽席之上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中摳出硫黃圈來折做兩截子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的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爲不是耍處我如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伙纔待關花園門來那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里來把了幾箇桃子李子與他說道你爹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回來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床就寢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紅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徼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詩曰

[illegible]

幾日深閨繡得成　看來便覺可人情　一灣暖玉凌波小
兩瓣秋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跡　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　晒向窗前趁曉晴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紅紗抹胸兒，兩箇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西門慶一手摟過他粉頸，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嚲，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鎖托子還帶在上面，軟叮噹毛都魯的，紫强偉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哩，都是你頭裡就出他風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婦人笑瞅了他一眼，一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

[illegible]

着，說道：你這廝頭裡那等頭睜睜，股睜睜，把人奈何昏昏的，這咱你推風症，裝佯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幌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舌尖挑砥其蛙口，那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瓜頭凹眼睁圓，落腮鬍挺身直竪。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上，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儘着吮咂，以暢其美。俄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達達，你饒了奴罷，又要促弄奴也。是夜二人淫樂為之無度。有詩為証：

戰酣樂極雲雨歇　嬌眼乜斜手持　玉莖猶堅硬　告才郎將就些些　滿飲
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癡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腳上穿的那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

秋菊鞋不必言及金蓮醒素來偽作撰白一番忙狀

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䠀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𢬵嘴兒無過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床上床下到處尋了一遍那里討那隻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隻鞋去了連我腳上穿的鞋都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穿在腳上沒穿在腳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來叫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箇押着他花園到處尋到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兒那里得來正是

都被六丁收拾去　蘆花明月竟難尋

兩個尋了一遍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箇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噦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匕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叫採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匕淨匕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里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這奴才看他那里尋去這春梅又押着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處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箇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箇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

藏春塢是爹的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里我看尋不出來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于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床旁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里沒的摭溺子捏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這搖剌骨可死的成了良又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與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生得到這書篋內好蹊蹺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里春梅道在藏春塢爹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腳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畧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里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頭頂在他頭上婦人又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嫌房裡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梳頭去了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早辰從鋪子裡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里正頑着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罷敬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

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敬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敬濟看敬濟便問是那里的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兒在葡萄架兒底下搖搖擺擺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娘要菓子吃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敬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腳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哩敬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敬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滚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

時人不用穿針線　那得工夫送巧來

關目緊令人解頤

寫得光豔陸離使人心飽

陳敬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為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姑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這小廝兒打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上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里臨鏡梳粧這陳敬濟走到傍邊一箇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纘上戴着銀絲鬏髻還墊出一綹香雲鬏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打扮的就是活觀音須臾婦人梳了頭掇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服喚春梅拿

茶來與姐夫吃。那敬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敬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閞你甚事你怎的曉得。敬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了。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提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遶地里尋。敬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敬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倒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敬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諕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膽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你幾時有些忌憚兒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宜。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道半個不字。教你死在我手裡。敬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里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了。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敬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敬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我一心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鸞鳳穿花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有詩為証

郎君見妾下瑤堦，來索纖纖紅繡鞋，
不管露泥藏袖裡，只言從此事堪諧。

這陳敬濟連忙揣在手裡，與他深深的唱個諾。婦人分付：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敬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如此這般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敬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着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掇他出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不肯躺，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陳敬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說道：可是作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膽奴才！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說我是三隻腳的蟾？不消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得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且說西門慶叫了敬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敬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

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沖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兒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豬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慢慢問他、方知為拾鞋之事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毯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中流血、假若死了、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廚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因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着兩隻綠紬子睡鞋、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腳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那里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達達一心歡喜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

[illegible]

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趂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在手裡說道娘這箇鞋只好盛我一箇腳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毬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剁作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剁箇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箇心婦人道你沒這箇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箇心兒還要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淫小婦兒還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法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了箇嘴兩箇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

又農有詩為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于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冰鑑定終身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

詞曰

新涼睡起蘭湯試浴郎偷戲去曾嗔怒來便生歡喜　奴道無心
郎道奴如此情如水易開難斷君知生死

右調點絳唇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鍼

線筐兒往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箇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丢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在房中倚着護炕兒也衲着一隻鞋兒哩看見金蓮進來說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趕早凉做些生活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還來約你同去咱三箇一搭兒裡好做因問你手裡衲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衲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

昨日就衲了這一隻又衲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箇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每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拿了茶那里去吃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箇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每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腳也似我用氊底子却不好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他爹因我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裡這箇也

不是舌頭。學大姐在這里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他爹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打的㒲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的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大姐姐問他。你爹為甚麼打你。小厮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跟前。若聽見。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还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為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厮。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的吊死了。如今為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餳成一塊。纔吊了鞋。如今沒的摭羞。拿小厮頂缸。又不曾為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扯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與兒說了一聲。謊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是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等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

當面了又放手一舌人往一如此

攛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恒數人挾不到我井裡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姐妹都是一箇人我聽見的話兒有箇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揸兒和人嚷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記在心裡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裡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西門慶一日正在前廳坐忽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爺西門慶喚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縧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决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名奭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

四柱俱不合想求精者自知此耳

謀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管待神仙道貧道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擡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午時生這神仙暗掐指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午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弱旺了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午時丙合辛生

不必三[illegible]

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為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剋我者為官為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定有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將壬午日沖破了又有流星打攪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濃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目下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日逢破敗五鬼在家吵鬧些小氣惱不足為災都被喜氣神臨門沖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

容轉正、西門慶把坐兒擾了一擾、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定為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好、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於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生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歲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衆婦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傍邊觀相、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響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鬢、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怪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不十分字形容得來神見不以勝才下[illegible]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观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背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观道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數語便有許多韻致自令人駭

口如四字神清徹　溫厚堪同掌上珠
威命兼全財祿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观看這箇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唇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观看這箇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靨漸生月下之期難定观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

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遇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樁好處；还有幾樁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声；法令細纏，鷄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平生良友鳳和鸞。
朱門財祿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眼如流水不廉貞。
當時斜倚門兒立，不爲婢妾必風塵。

大姐空，竟如此，[illegible]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低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當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不遭惡死也艱辛。

神仙許相，[illegible]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為人急躁，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主

常沾啾唧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朱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飄然而去。正是：

拄杖兩頭挑日月　葫蘆一箇隱山川

西門慶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箇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箇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病，到明日生

此世說論像情處處可撚了得以先太其局當字摘蓋逢不看撼此可勞人笑流齒罵者志

貴子，他見今懷着身孕，這箇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冠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箇貴婿，故說有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囂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歇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閒遊，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薔薇滿院香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画童兒兩個小厮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教一個來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絲雲髻兒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吃了春梅說嗔道不進房裡來說你要梅湯吃等我放在冰裡湃一湃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於是把他摟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你娘在那里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鬼混他一混去於是春梅向冰盆內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灑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房中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甸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甸廠廳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甸有欄杆的牀兩邊槅扇都是螺甸攢造花草翎毛掛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着鴛鴦枕在涼蓆之上睡思正濃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

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床來掀開紗被見他玉體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開按麈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的摑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個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膽敢進我這房裡來只許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欲奪其寵西門慶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每是拾的由着這等撥弄西門慶聞道說你

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道是春梅說的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擺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響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髻一手扳着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逞風流美女心歡顯手段叺叺弱弱弄聲砰砰磞磞成一片滑滑溜溜怎停住攔攔濟濟難存站一箇逆水撐船將玉股搖一箇稍公把舵將金蓮揝拖泥帶水兩情癡殢雨尤雲都不辨任他錦帳鳳鸞交不似蘭湯魚水戰

二人水中戲鬪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拭抹身體乾淨徹去浴盆止着

假撐餘波作態

蔣犒短穤上牀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斟了一鍾摸了摸冰凉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盪了來如何拿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卷裹脚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礙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裡喃喃吶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採過來叫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繇分說拉到院子裡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叫春梅燙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擲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擺上房門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

若非群玉山頭見　多是陽臺夢裡成

第三十回

蔡太師擅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詞曰

十千日日索花奴白馬驕駝馮子都今年新拜執金吾　侵曉露桃初結子姤花嬌鳥忽嗛雛闌中姐妹半愁娛

右調浣沙溪

極婬褻處偏有情景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凉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覰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着春梅罵道

惟因根子有甚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看墳的張安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安在外面等等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趕探問道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惟因失張冒勢說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銀三百兩、我只還他

好勝極不覺作得有者餘意

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眼井四箇井圈打水、若買成（伏後一笑數語）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裡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每上墳到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釘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廚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箇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

自是權貴門常聲行

該守候又御有

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饑餐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賫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箇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三字分奇妙）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里便興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趂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箇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略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礼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礼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腳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礼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礼擡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里待茶。須臾，一箇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

寔寫情景令人如覩不剖

提刑至欽此山次[illegible]張

見跪于堦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擡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靸仙人，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礼物决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祗應人等把礼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峰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眾鹽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保說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箇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

畫學行具聽其未表人之不喚已兆於此

蔡京受私禱私宪作者恩已國也一奉門宪

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候官擡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塡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箇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箇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塡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

盈朝、高楊童蔡四箇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與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爹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荊一人、我年將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箇、送來、該多少財礼、我一一奉過去、說畢、隨將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爹上已賞過了、翟爹还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里替你差箇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日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劄付、起身省的你明日又費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你文書、一面喚了箇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内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關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勔、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塡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箇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捲棚內賞玩
荷花避暑飲酒與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
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揷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
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斝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
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
舞裙鋪錦繡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
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㮟着哩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㮟
着來這里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
裡疼屋裡倘着哩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
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里是這箇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还
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
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
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箇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
等四箇方纔筝排雁柱阮跨鮫綃啓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那李瓶
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忔𢙄着也沒等的唱完就回房中去了月娘聽
了詞曲就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
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胎候這六姐还强說早哩還不喚小廝快請老娘
去西門慶即令平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
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
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鱉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

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得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趕了去、月娘道一箇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箇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里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嚛、嚛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膽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道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指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繃接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箇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箇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里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草紙繃接并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自預備下他早晚用的、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箇是大老婆、一箇是小老婆、明日兩箇對養十分養不

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箇母雞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
你看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
不防頭惱只低着頭弄裙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娥聽見
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
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
搶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也是錢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
箇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
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
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
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逕
自去到房裡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念三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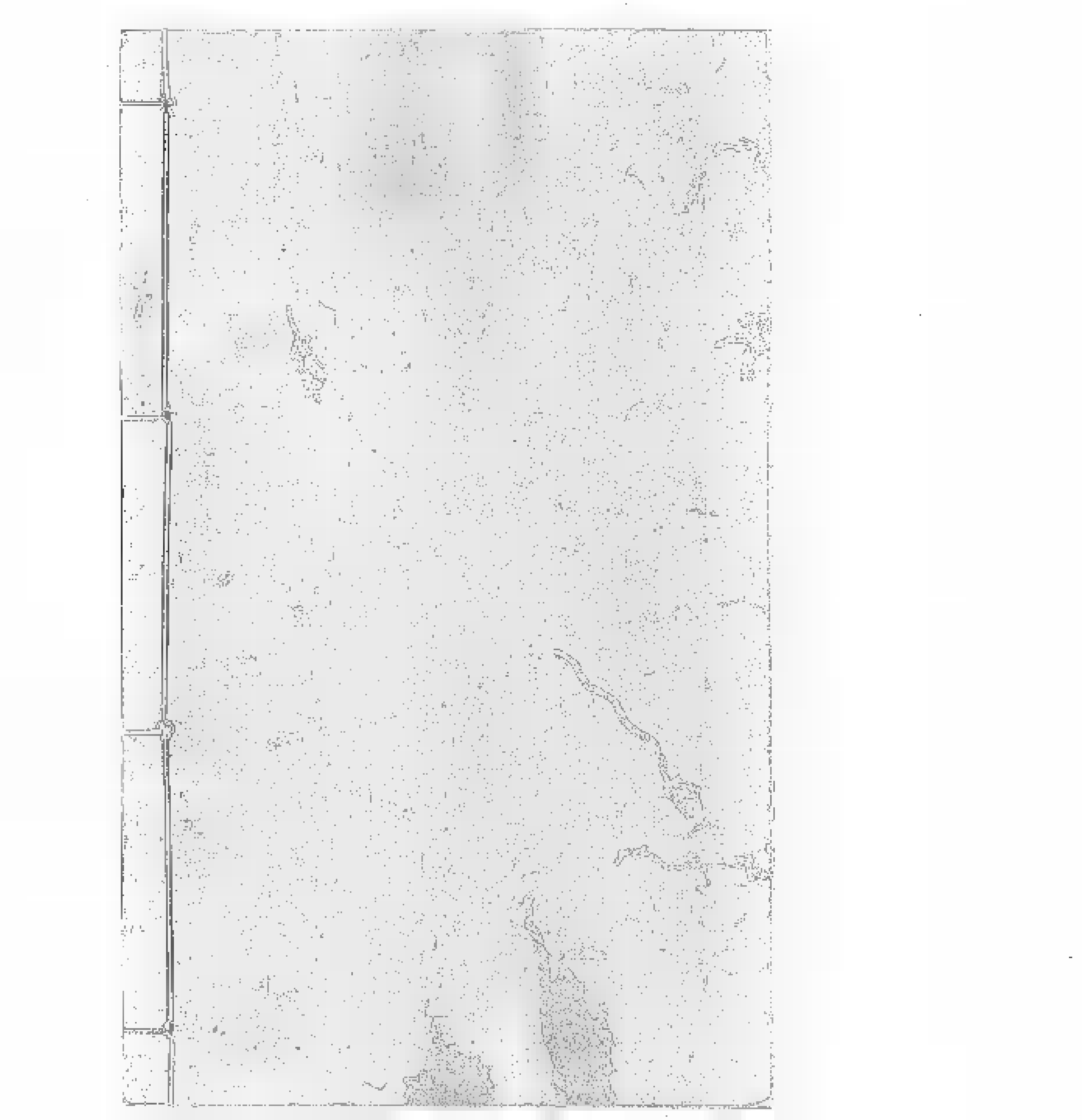
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
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
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
門慶進房去見一箇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
不歡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起來
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麪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
門慶生了子送喜麪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
吃麪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箇奶
子來原來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箇月男子

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他生的
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
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衣服正熱鬧一
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遂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
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
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之
禮無可補報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
姓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
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
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
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衛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

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
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
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攜帶做
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
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
孩兒甚是腳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
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
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
三畢衆親鄰朋友一槩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
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
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 笑笑生 撰
卷　卷七
内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登録號　D8544700

卷七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詞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寳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K2971(4)
双紅堂
小說
48(4)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爲歡

幽情憐獨夜　花事復相催　欲使春心醉　先教玉友來
濃香猶帶膩　紅暈漸分腮　莫醒沉酣恨　朝雲逐夢回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剪尺頭僱造圍領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亂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說這些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

十兩銀子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兒好歹扶持小人再放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你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恆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得鍋哄了一日是兩晌（是閒熱鬧）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兒通報了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腳做生活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禮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道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還有東平府并本縣手本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說畢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自然）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

先兒爆虎錫其欲心心一撇帳家具折入弛妹歸法

拿起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京衛玉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為兩處此為無價之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裡的帶昨日一個人聽見我這裡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

伯爵門客先開口光妙

稱恩認德說得人快甚不由不借與雖明至非也爲户常不能

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正爲要下文書今日巴巴的央我來激煩你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擔雖是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其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煩二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他幾兩率性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說他舊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扶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攬撻子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礼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所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拷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双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其是不他）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吳典恩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礼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絹直裰凉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實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厮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礼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生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詠解甲 嘲上西 用小人 習見裏 法象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鄰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斟酒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帶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新服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床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床腳踏板上鋪着鋪蓋睡。西門慶或在那房裡歇，早辰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清俊，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箇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窓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描眉畫眼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床南頭安放着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圖金補子絲布員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拏衣服，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髩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滚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箇銀紅紗香袋兒，一箇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箇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箇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箇罷了，儻

要是箇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膊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話兒、不絲分說、把兩箇香毬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听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听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纔拿衣服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箇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玳

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吳月娘眾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一茶、然後大所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箇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將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箇梨、一箇柑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瞧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扠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

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鴨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妳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廝、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在裡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忙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食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得那大丫頭賭身發咒、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送入後邊、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見、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

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廂上再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實情一家一頓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不見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往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裡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

着問他箇下落不然頭裡就賴着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依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箇毬窟礱喫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

[illegible]

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大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撺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四根子把腰子骨搖折了玉樓道大姐你今日怎的下怎毒口咒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雞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怎撞一箇滅一箇把人躧到泥裡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二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嘉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箇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箇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有院中雜耍扮戲的教你二位只管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東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箇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荊南江敵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

會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
就妳子說不妨事教妳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箇日子
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裡舊
疾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說聲
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
要諕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裡和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
妳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
到捲棚內衆人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唇紅甚是富
態都誇獎不已吳大舅二舅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兜肚上帶
着一箇小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
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諕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箇戴

紗帕胚胎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
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鎗排隊
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
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
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相
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西門慶就把盞讓坐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道
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
公之上這箇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
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箇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
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箇小廝在旁打扇就坐下了其次
者纔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須臾堦下一派簫部動起樂來當日這筵席

說不盡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教坊司俳官簇擁
一段笑樂院本上來正是

百般嬌腰帶　珍珠絡臂鞲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笑院本扮完下去就是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一個撥箏一箇
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當他二人唱那套詞兒
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
個子弟唱箇嘆浮生猶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嘆世之辭
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
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
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

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
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
每唱罷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三十
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
套薛內相問怎的是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
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
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為賀
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
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
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
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相方纔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

衆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蓽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歡娛嫌日短　故燒高燭照紅粧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牛馬鳴上風　聲應在同類　小人非一流　要呼各相比
吹彼壎與箎　翕翕聯志意　願遊廣漠鄉　舉手謝時輩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廂了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與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脫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見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裏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裏去媽不知怎麽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黄李子兒掐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俺每吃了于是齊磕頭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得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

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幷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得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箇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箇哥兒便叫小廝在那裏須臾兩箇青衣家人戧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爛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追金瀝粉彩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吃了茶就先擺飯剛纔吃罷忽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忙整衣冠出二門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幷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敘禮請薛內相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坐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陪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堦下鼓樂響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

分兩般做作甚只自今矣

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裡邊走我情願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裡好走動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咱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他不遲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粧菓盒吳銀兒三個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須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

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回
箇在屋裡坐着說道客也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
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
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
十位一箇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
來也桂姐道爺嚛遭遭兒有這起攮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
不出去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拿出菓盒
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
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箇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
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裡拿着十兩銀
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箇月南

人還沒起身我怎麽好說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
不出來見他那張二官見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箇小廝跟隨坐在
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急的祝麻子直撅兒跪在天井内說道好歹請出
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
要不的只像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
着董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内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
一向了這日纔散走了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多上
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箇眼色說道我到爹宅
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點兒相交如何那打
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箇孤老甚麽行貨子可不阿磣殺我罷
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嚇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

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儍的不勾了眞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裡不題那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箇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蹁躚身邊蘭麝濃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箇零布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實念雲離守常峙節白賚光傅自新賁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躚酒若波流餚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吊過去左右只是些兩套狗攮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箇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强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兒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賊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毴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腳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

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攪了你什麽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果仁兒定果盒拿東拿西把俺每往那屨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果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道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裡做什麽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不是那日我還坐坐中有兩個人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

爹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搵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裡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裡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箇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兒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箇小曲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叫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出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韶刀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眾人纏不過纔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妝點打扮出來眾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鬏髻周圍金累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服下着翠綾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箇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不正只磕了一箇頭就用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倒忙欠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

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傍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立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箇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趂今日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粗出汗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鐵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箇乾兒子罷吊遞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繇他到明日不與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為神道桂姐道哨你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捏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攮刀子好乾淨嘴兒擺人的牙花巴爛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奴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鬬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吽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

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裡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裡宿歇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所擺酒在鏡臺前巧画雙蛾重扶蟬鬢輕點朱唇整衣出門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妳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妳子如意兒說道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裡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那潘金

[illegible]

蓮笑嬉嬉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没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諕着他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裡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諕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慣了妳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妳子喂他妳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

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絹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麽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諕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諕了他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麽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總得穩睡不洋妳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衣染鶯黃愛停板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滴露竹風凉拚劇飲琳琅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

右調意難忘前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巳叫劉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妳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

小厮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厮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一箇湖州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巳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箇絨線鋪子搭箇夥計況來保巳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裡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裏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巳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僱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裡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磞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滚滚滿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

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纔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鬣遊蜂嫩蕋半匀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歡喜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那說這箇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來餚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硶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姥姥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等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裡呵甌子酒去不一時敬濟尋了幾家衣服就

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
敬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
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
化了掀了箇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敬濟把身的衣服
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謊的
敬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鋪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
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
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
麽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敬濟笑着拏酒來剛呷
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筯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
筯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箇核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敢笑

話我就禁不開他子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
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子世上有兩椿
兒鶩躬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
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麽也不教你吃多只吃
三甌子饒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
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裡
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裡看
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敬濟道今
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敬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
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
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敬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拏

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敬濟走到舖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吊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起。爹不過來免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拿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𢽾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脖。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裡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個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不有。敬濟道這五娘就勒掯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金蓮道你還搗兒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人的形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撑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好唱。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個菓子名山坡羊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玉黃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撾的粉粉的碎我把你賊你

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裡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掛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𢳆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牛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兒上尋箇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鋪子裡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敬濟道爺際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裡騙嘴說一百箇二百箇總唱一箇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敬濟道我還有一箇兒看家的是銀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寃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悶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拏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裡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為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箱兒印在心裡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攥着雙火筒兒頓着罐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illegible]隨那潑臉兒寃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敬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敬濟

關口猜及鵑兒以致治之敝

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裡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孩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奶子抱他在風裏坐的前日刘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間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與哥看着兩箇坌工的在那里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撒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趄只鬧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脚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不曾跌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諕的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滑了脚不曾扭着那裏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諕的我心跳在口裡樓梯子趄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脚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肚

中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
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箇多月了上樓着
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
留下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吊下來了在馬桶內
點燈撥看原來是箇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胚胎未能全性命　真靈先到杳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月娘身
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
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裏纔待脫衣裳我說你往
他們屋裏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
肚裡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
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
還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為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倡揚
的一地裡知道平白噪剌剌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唇齒以此就沒
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鋪夥計也不
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
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
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
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
虼蟆皮在街上掇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箇韓希堯只叫
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挑身材瓜
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邊有箇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

風聲捉奸手段眾道可寫

兒弟韓二，名二搗鬼，是箇耍錢的搗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箇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的喬模喬樣，常在門首站立睃人，人略鬥他鬥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箇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這間屋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通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夜晚扒在牆頭看覷，或白日裡暗使小猴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眾人睃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眾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還在炕

老虎人真公道語首推說

上，褲子不迭。二人進去，先把褲子撾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鋪裡，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箇來問，那一箇來瞧。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為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箇都是絞罪。」那旁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箇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裡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鋪子裡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盔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闊行

大步搖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告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
他兩箇相熟的人一箇是開紙舖的張二哥一箇是開銀舖的白四哥慌
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
寶舖做買賣我等欲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攙
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與我恩主
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
人不同白汝晃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舖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
知線舖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貲本那些兒不是學
生算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衙門
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箇在他小書房裏閑
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
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
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箇行止端莊立心
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
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熱鬧處
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裏說什麼教我鋪子
裏尋你不着拉倒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
衆人撮弄了拴到鋪裏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
道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翅趫走被張好問
叫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緊要
事尋我商議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

誰人挽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成與越、怎禁他巧言相鬪諜、平白地送暖偷寒、平白地送暖偷寒、猛可的搬唇弄舌水晶丸不住撇。蘸。剛。鞭。一味撅。

右調川撥棹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急急走到鋪子內、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說使了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他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抅欄院裡抓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腮頰上摘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消要解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只不教你侄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個說帖、把一切閑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乱、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踢打、同拴在鋪裡、望大官府發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

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
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
面花竹陰森裡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
和韓二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書童看見便道請坐俺爹剛
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
姐爹在這裡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
的跑來這里問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
在房裡麼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
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
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正鋪
着大紅氈條妳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

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
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
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
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
道國打橫吃了茶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
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纔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提徒被應伯
爵攔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喻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
家大官府在這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裡上宿家下
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
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為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
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繇分說拏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鋪裏

明早要解了往本縣李大人那里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箇帖兒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着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于是覌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裡說，不如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单，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边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边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鰣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鰣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攙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箇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

此一段今日伯遂爾說刻以西門慶而為之

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塲，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官緝聽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過了日子，那裡希罕他這樣錢。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鰣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分。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箇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攬些兒，拏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

作者亦不必深恨之

天下事壯于好者而或出於所大抵此類

件公事，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蹹婪，有事不論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箇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体面纔好。說未了，溫葵軒至，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箇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攛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裡。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鋪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箇就叫韓二，第二箇車淡，第三箇管世寬，

第四個游子第五箇鄰賢都叫道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箇光棍要便罵打胡博詞見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棍徒不繇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要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行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住見有底衣爲証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腳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裡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裡進他屋裡保甲道越墻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墻進去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盜了喝令左右拏夾提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况四五箇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箇箇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恐他你四箇若送問都是徙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夏

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箇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紬絹舖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付與應二教他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于是車淡的父親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見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兊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撇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褂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畫童兒後邊拏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裡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

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上交他再拏五兩來待小的替他
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虼蟆臉
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
知俺生哥的六娘遞個消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
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
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鋪子鑿下一兩
五錢來教人買了一罈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
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送到來興兒屋裡央及
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就坐轎
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
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畫童

[illegible]人一言一語[illegible]之妙

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
兒進來見瓶兒在揹金杌床上引着玳瑁猫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
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
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
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
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
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
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
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
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
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兒昨日衙門裡爹

巳是打過他爹剛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隲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撰錢于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個大銀衢花盃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嗄飯揀在一個碟兒裏教他吃那小廝一遞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裏還剩了一半點心嗄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罈酒請了傅夥計賁四陳敬濟來與見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

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扠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大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車淡等事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與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一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摟在懷裡兩箇親

咂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箇在屋裡正做一處忽一箇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撅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荊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貲一兩遲來報知累門上哥哥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接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裡面轉過松墻只見畫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窗下聽覷半日聽見裡邊氣呼呼跐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調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舀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窗子下站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邊拏去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拏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裡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賒了丁蠻子四十罈河清酒丟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鑰匙取去李瓶兒還有頭里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

拼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桌兒在旁𥚃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嗄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里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裡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跐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跐牙不跐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也是你箇陰隲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撥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兒兩箇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

[illegible]

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箇小厮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箇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厮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按着桌兒且兜鞋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裡本不待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箇小厮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麻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

手裡只𠰻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不要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里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拏箇燈籠接去罷平安兒于是遞拏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執撑轎的一箇叫張川兒一箇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扛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拏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箇跟着轎子又小只你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箇大的兒來接纔好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听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裡睡了長意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裡听着也沒別人你脚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耗尿出來的孩子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箇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箇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裡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糧無數丫鬟侍妾成羣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箇要箇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裡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

那里沒來到不想他第七箇房里生了箇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䌷窩兒裡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箇养娘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养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养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裹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裡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到鋪子裡就便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嗄飯在來興屋裡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裡又買了兩餅金華酒先和大娘吃了又走到前邊鋪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興眾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

大膽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在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況他在縣裏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裡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兒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賊沒廉恥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傷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娘那里一箇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箇炕上

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眾人房裡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說話，遂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裡來，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拿坐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孟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就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膽，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得就理。正是

情知語是針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為男寵報讐　書童兒作女粧媚客

娟娟游冶童　結束類妖姬　揚歌倚箏瑟　艷舞逞媚姿
貴人一盤識　飛騎爭相追　婉孌邀恩寵　百態隨所施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大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即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拏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拿眼兒瞅着。他書童于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替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伯爵

道他四箇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早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

禍患每從勉強得　煩惱皆因不忍生

卻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厮于不合厲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舖子裡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聽了暗記在心也不題起到

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僧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廝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箇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拿着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罷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跕立在桌邊良久西門慶撇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

坐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麽小廝乘机就說小的有椿事不
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
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裡他和畫童在窗外聽覰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
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
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里書房中說話不
題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
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畫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姐
來做什麽爹在書房裡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
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
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咂嘴兒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
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你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
什麽話你先行等我略倘倘兒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
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
什麽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裡把門兒插着揑殺蝇子兒是的知
道幹的什麽菌兒恰是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根前推寫字他
便倘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裡只怕有鍋鑊
吃了他是的賤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關着
門做什麽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裡和俺每沾
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
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搖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麽機
密謠言什麽三隻腿的金剛兩個鯨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
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件甚麽子與我做拜錢你不

與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要大姐姐是一套衣服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舊紗片子拏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麽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答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箇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段因對李瓶兒說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段子鋪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裡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箇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箇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又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敎陳敬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麽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槅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禀就是了白賚光道沒什麽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槅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厮也不理他繇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敎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賚光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

須索讓坐廳見白賚光頭帶着一頂出洗覆盔過的恰如泰山遊到嶺的
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腳下靸着一雙乍
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的
絲轉香馬櫈襪子坐下也不叫茶見琴童在旁伺候就分付把尺頭抱到
客房裏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裏去了白賚光舉手
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厚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
中有事白賚光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
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
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閒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寨坐
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
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童太
尉侄男金天錫新選上大堂陞指揮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連
日逆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拿上茶來白賚光纔拏在手
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拏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
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賚光躲在西廂房內打
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
敘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拏了兩盞茶來吃了夏提刑道昨日
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
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
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
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個菴觀
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可教個廚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

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賚光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箇月沒往會裡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到沒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為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那里得工夫幹此事過閑時在吳先生那里一年打上個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話搶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桌兒拏了四碟小菜牽葷連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又討副銀鑲大鍾來斟

與他吃了幾鍾白賚光纔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諕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禀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槅子坐下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聞禀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箇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撥這奴才當下兩箇

伏侍一箇套上拶指只顧擎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實回爹不在他强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道再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就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朶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拶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廝殺猪兒似怪叫這里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箇在軟壁後聽覰金蓮便問你在此聽甚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賚光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蠻秫秫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兩盒嗄飯又是一罈金華酒㩦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插着門兒兩箇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窓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㾃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

拾了管人邪腳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肚蒂兒偏歡喜的只兩個人一箇在裡一箇在外成日把鬼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是烏眼鷄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為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就在書房裡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誰知大白日裡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哩春梅推門入去諕的一個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顧左遮右掩的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摟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秤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觔的倒且是有靳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蠏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箇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說道你兩箇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爺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蝍蝍吁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為什麼來金蓮道為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箇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為放進白

賁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賁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齋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吊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攪嘴吃罷了落後李瓶兒和大姐來到眾人圍遶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里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哩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賁四來興眾人都亂來問平安兒爹為甚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為甚麼來興兒道爹嗔他放進白賁光來了平安道早是頭里你看着我那等攔他他只強着進去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裡又不去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打我這一頓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顙根軸子爛吊了天下有沒廉恥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沒廉恥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舍的再不爛了賊亡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眾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的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知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玳安在鋪子裡篦頭篦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

不言語驚的我備爵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責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閒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眾人又笑了一回責四道他便爲放人進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撥了一撥子是甚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箇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撥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撚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厮熱亂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戴珠翠身穿錦繡來與嫂嫂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開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鵝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鰣魚一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因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裡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麽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箇使不得你是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鵝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厮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鋪子你來

坐坐韓道國道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許
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
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顧
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鵞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
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
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
吃了茶兩箇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
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拿來桌上擺了許多下
飯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甑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
斟酒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拏出螃蠏來與應
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蠏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里有一箇螃蠏實和

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蠏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
箇分付小廝把醃螃蠏擺幾箇來今日娘們都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
不一時書童拏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箇搶着吃的
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
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着手
唱伯爵道這等唱一萬箇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裝扮
起來相箇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
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廝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
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
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箇梳
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

說辨正 正經話 何笑他 笑

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如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看見淡了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為你數歸期畫損了掠兒稍、

伯爵聽了、誇奬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些唱都聽熟了、怎生如他這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奬、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為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婿[illegible]小婿又要舖子裡

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了箇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illegible]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箇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了個

曲兒、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時賁四進來、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又取一雙鍾筯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層纔盖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墻的大城角也沒了、墊地腳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了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裡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箇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今早同張安兒去看、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要他、從廳過、只折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折他的、休說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撾不着熱饅頭、西門慶分付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折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椀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席、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箇骰盆兒、俺們行箇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箇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裡哥哭裡、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接六

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叫個小厮拏燈籠接去因問那兩箇小厮在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箇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才忒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冐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參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叫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道我唱箇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撑達眉蹙春山眼横秋水鬢綰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的菩薩

伯爵吃了酒過盆與謝希大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拏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是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遞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荸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鋪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曬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門慶擲說箇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

個五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箇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腳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欽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欽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此言讒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鍼氊相似西門慶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待拏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塹上人道賁四巴不得要去躧兒這一聲一箇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遵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參也篩上聽我這箇笑話一箇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首徒弟把絲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口裡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拏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畱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那里肯放好歹等他兩日見上了拜見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了李瓶兒出門玳安

丟下書童和琴童兒兩箇隨轎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打着一箇燈籠况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里如何只一箇棋童道小的原拏了兩箇來玳安要了一箇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裡拏幾箇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箇來落後玳安與書童又要了一（問得精細）箇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拿燈籠來書童道我和他又拿一箇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箇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箇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了去金蓮便叫與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話月娘見奈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箇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箇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单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踢踢兒有一箇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厮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到占了兩箇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箇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差了冷竈上着一把兒熱竈上着一把兒纔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腩子骨撞

衍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
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擭氣的營生平白爹使我接
去却被五娘罵了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見問你爹
在那里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
了個唱的在那里唱與娘每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槅子外往裡觀看
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
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
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從後邊悄悄兒弄在他頭上作戲把金
蓮努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
醜都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厮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
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去了金蓮歸房因

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麽話來春梅道沒說甚麽金蓮又問那沒廉恥
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姐來家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金蓮
道眞箇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
下也哭再沒法處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厮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也罷
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
是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
金蓮道再要來休要與秫秫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來使性兒關門睡
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攢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
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正行令之間可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
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
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

心何故行此事貢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子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貢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很婆兒沒布裙貢四這狗哨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攢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正是

祗恨閑愁成懊惱　豈知伶俐不如癡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既傷千里目　還驚遠去魂　豈不傳跋涉　深愧國士恩
季布無一諾　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禀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

卷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心何故行此事貴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貴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很婆兒沒布裙貴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莊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莊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正是

祇根閒愁成懊惱　豈知伶俐不如癡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既傷千里目　還驚遠去魂　豈不傳詼法　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一諾　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莊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禀今日有東京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

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親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

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鋪子裡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槳比不得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着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

還得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為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下程酒麵雞鵝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臣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

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自
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
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
奉敕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

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麽營生就忘
死了吳月娘問什麽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
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
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
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
來保又日逐往鋪子裡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
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
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吁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
不拘太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
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
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麽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
個眞正女子去也好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
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麽下得槳比不得買什麽兒
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着媒
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
麽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
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

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違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字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

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下程酒麵雞鵝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

觀起雲峯以[illegible]出仕途之概

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獻畢讚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閥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為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輈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為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為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

口角留[illegible]

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誠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臺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道誠乃蓬瀛也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內中一個答道小的裝生叫苟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們是那裡子弟苟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

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苟子孝答應在旁拍手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蹤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恋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飛洛陽遥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完了安進士問書童道你們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書童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隨唱道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種玉藍田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拿兩個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止留一二人答應其餘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麽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裡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

勞老先生分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雪洞內裡面煖騰騰掌着燈燭小琴桌上早已陳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洒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拿在南腔拍手唱了一個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勸着銷金箍兒高擎玉斝捧上酒又唱了一個當日直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方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酒伺候饌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貺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贐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出席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

博得錦衣歸故里　功名方信是男兒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薄倖前

淡粧多態更的頻回眄睞便認得琴心先許與綰合歡雙帶記
華堂風月逢迎輕嚬淺笑嬌無奈向睡鴨爐邊翔鸞屏裡暗把香
羅偷解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小厮叫住到面前問他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幾日雖是看了幾個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屬馬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請我進去吃茶我還不得看見他哩纔梳起頭兒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摟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拿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沒些備辦

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裏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脚就是了臨期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要的急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嚛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兒彩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舖子裡做買賣去了丢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馮媽媽先來攛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金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趫趫的兩隻脚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臉描的水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裡何如先看他粧色油樣但

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嫋嫋婷婷，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卓文君。

想其從動作徒讀書數畫

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中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拏茶出來，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令他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鬢，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氊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鍾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

甘辭蜜語動人前能不感

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惑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牽。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拏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鐶之類。月娘道：及緊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

我三言不必了二語不獨得心不肯見門只有許多進偷先問不患之言在其

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
府内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曾說你饒舌過了兩日
西門慶果然使小厮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物送他來進門與月
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說道家大爹大娘幷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費心
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内管待李嬌兒孟玉樓
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
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紋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
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
副嫁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
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
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

保定車輛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丢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
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
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
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道
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他家裡沒人他娘
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
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
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
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得謝你說了一
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
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悶中我要到他那里坐半日看他肯也不肯我明

逆作態 恨

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撅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到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來等我問他討個話兒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房裡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熟飯炒麵觔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呷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任害有我那寃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

千古老 青衫新 世人無 限來來 書題

模樣到不知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就我這心怎麽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裏嚼牙擦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你家官人不在前後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聽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保舉個人兒來你做伴兒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

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麽說這里無人你若與他凹上了愁没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熟了時到明月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剌子里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裡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内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買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

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盤子買了許多嗄飯菜蔬菓品來廚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筯麵餅明間内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内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拏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房裏坐正面紙窗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吊屏兒上桌鋪粧鏡架盒礶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

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笋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拏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他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拚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煩費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厨下老媽將嗄飯菜蔬一一送上又是兩筯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杯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厨房裡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酒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揝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裏一面

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蹺起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
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肌膚柔膩牝毛疎秀先令婦人仰臥于床背把
雙手提其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得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鴛衾珊瑚枕上施雄勢翡翠帳中鬬勇男兒氣急使
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
內襠兵一個輪傍牌的上下夾迎臍下將一個金雞獨立高蹺玉腿弄
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
上來鬬多時款擺纖腰再戰百回挨不去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
軍爲甲將軍虛點鎗側身逃命走臍膏落馬須與蹂踏肉爲泥溫紫桂
呆項刻跌翻深澗底大披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力盡
觔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守住老

乎產云有病方爲奇藥婦至大兒之實背遠打在轍也

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塊敗兵連地滚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媾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邊揉着
心子纔過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
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件積年好咂髭髮把髭髮背遠
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隨問怎的出了幾禁不的他吮咂挑弄登
時就起自這兩樁兒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婦
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
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鋪裡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
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
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
回到獅子街房裡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

罵兒何 趣得老 馮老鴉 尉利嘴 賺則一 味渾混 此等乞 婆不 足惡如 此

小盤𢾾兒園些油菜薹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裡打勤勞兒往宅裡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厮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書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里走走兒忙的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到說得且是好寫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鑾匠我是那鹽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謊着你就是不閑成月攢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嘴也赶不上在這里攢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來賣蒲甸的賊瞎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那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騾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里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吃他咭咭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

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裡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拏了庄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鑾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謊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梁我明日還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到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你明日不來我和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

媒人婆地里小鬼　兩頭來回抹油嘴　一日走勾千千步
只是苦了兩隻腿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綿搭絮

銀箏宛轉促柱調弦聲遶梁間巧作秦聲獨自彈指輕妍風迴雪旋緩揚清曲響奪鈞天說甚麼別鶴烏啼試按羅數陌上篇休按羅數陌上篇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槅子前拏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媽努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已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裡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何如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没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没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凑個千五兒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誆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裡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没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甚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池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没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耍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裡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没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廚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拏過一邊吃去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

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睜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嚛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裡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怒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敘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屬我訕我又趁我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妨頭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你那里味醉了來老娘這里撒

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耍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看見一溜烟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到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不知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裡叫丫鬟兒拿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到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里怎的不替你拏茶婦人道馮媽

韓道國明放一著又反形出

與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裡我使小厮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我所以拏的這罈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没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着獅子街那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舖子裡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裡放下桌兒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

改淫自稱態

疊股而飲吃的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裡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煑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蹺口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蹾的腿酸拏過枕頭來你墊着坐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吊着合你看好不好西門慶真個把他脚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吊在床槅子上低着抽提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抽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經待要抹去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跪他面前吮吞

數次嗚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弔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澀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没其稜西門慶頗作抽送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裡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後越發粗大教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搊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净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耍後庭花有詞為証

美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裡走又被開路先鋒把住了他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蹺損了奴的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摟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到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拏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繇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的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擾了正是

根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過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多費心留俺府裡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

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

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來這里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衙門裡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我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裡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舖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

非此則妍對又甚言安貴夏

發揮口角津上俱妙

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麽趕的這箇道路老婆笑道賊强人倒路死的你到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裏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裏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峰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裏纔四個牙兒脚程緊慢都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槽踢蹬初時騎了路上走把膘跌了許多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但只好騎着躧街道兒罷了不可去遠了他論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瘸了今早來衙門裏來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裏面謝過了兩日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餚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堦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閑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請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

人只知隔轆相思之苦轆知段前相思之苦卿此人只知今野思相之音

正是得多少
金尊進酒浮香蟻　象板催箏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
裡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
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一二三更使春梅連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
夜久慇懃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唱了個二犯江
兒水唱道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得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
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又彈唱道
聽風聲嘹喨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郛物閑關天要相思之昔七甚可疎嫂息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裡欲待去剔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旦了唱
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
了想起來今夜裡心兒內焦悮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
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家一路天氣陰晦空中
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
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接了衣
服止穿綾褂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
回方睡下了迎春拏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夜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
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馬今日為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

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香香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嗄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拏抗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繡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繡衾空

早知薄倖輕抛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寫閨傷怨之痛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房裡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禁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心癢痛難撓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想起來心兒裡焦誤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吃酒忽聽見彈的琵琶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分付迎春安下個坐兒

放個鏝鍬在面前、良久、繡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那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去。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自活的、又來瞅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裡擺下棋子了、咱們閑着下一盤兒、賭盃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裡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游氣兒、黃湯淡水誰嘗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拿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瞧、這兩日瘦的相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為郎憔瘦減容光
閉門不管閑風月　任你梅花自主張

西門慶拿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拿甚麼比你、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繇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裡摸見他還沒脫衣

裝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裡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裡流罷了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攛掇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

腰瘦故知閒事惱　淚痕只為別情濃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揾鮫鮹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剌上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買了一所房屋居住門面兩間到底四層一層做客位一層供養佛像祖先一層做住房一層做廚房自從搬過來那街坊隣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舖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拏進帖來

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嚞頓首拜西門慶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分付玳安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道一個出家人你要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到把前日你爲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是個大謅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裡就是了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禮來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

順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一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應春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問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裡我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就要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罷徒弟道此日正是天誕又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請問老爹多少醮欵西門慶道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徒弟又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是一兩酧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

辦我這裡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六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鐔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腳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敬濟騎頭口先到廟中督西門慶聽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門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竟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寶旛過街榜棚須臾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但見

青松鬱鬱翠柏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猙獰左右階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八寶殿前侍立是長生玉女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響只此便為真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繇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閶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酧恩九轉玉樞酧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昊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鋪排跪請上香西門慶行禮叩壇畢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氅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道小道家老爹錯愛送受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增延壽命何以有叨老爹厚賞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厰廳名曰松鶴軒那裡待茶西門慶剛坐下就令棋童兒拏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还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还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快騎接去棋童應諾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都是整做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另具一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三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旁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酧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

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罷表白

又宣過一遍接念道、

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干洪造、伏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幸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龍渥、享符祿之豐盈、是以修設清醮、共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酧祝皇王之巨澤、又修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慶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又願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欽延官道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酧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迪吉、統資道力、介福方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共有一百八九十道、甚是齊整詳細、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符索牒劄、不暇細覽、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于是向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叫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吳道官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礑礑擂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道衆、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氅、脚穿朱履、手執牙笏、關發文書、登壇召將、請是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睜眼

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供三清四御旁分八極九霄中列山川嶽瀆下設幽府冥官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高張羽蓋玉帝堂密布幢旛金鐘撞處高功躡步奏虗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為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與親家這裡點茶我一總都有了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真個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拏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貝父吳大舅花子繇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諕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只是有些小膽兒家裡三四個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猫狗都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裡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

稜揩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李銘道小的早辰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又是一罈金華酒又是哥兒的一頂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縧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羹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擡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叫賞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都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禮來了又有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細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雇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

個，料了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瑣，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鈒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嵌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遞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就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麼，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說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拿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道，未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道，六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面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

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箇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叫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敬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敬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墻掠肝腸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敬濟騎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未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住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的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敬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裡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吳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敬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謝三叔又有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不知纏到多咱晚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

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進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們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敬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罷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起身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裡恁汙邪胡說了敬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蹌蹌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掌上燈燭放桌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桌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桌兒衆人圍定兩個姑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燭聽着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講說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直從張員外家豪大富說起漫漫一程一節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難捨棄了家園富貴竟到黃梅寺修行去說了一回王姑子又接念偈言念了一回與月

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兒素菜鹹食又四碟薄脆蒸酥糕餅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二位師父吃大妗子說俺每都剛吃的飽了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兒放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老身吃的勾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朵姐姐你拿过去只怕錯揀到口裡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裡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啞道恁饞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

什麼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揉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夜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見他不凡，收留做了徒弟，與了他三庄寶貝，教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直說到千金小姐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磕困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又聽到河中漂过一個大鮮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又接唱了一個耍孩兒，唱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

五祖一佛性，投胎在腹中。權住十個月，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挃在月娘裡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少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雞叫了。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偃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坑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瓶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後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赶出，小姐怎的逃生，來到仙人庄，又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养活到六歲，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取了三庄寶貝，還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又怎的遂成正果，後來還度脫母親生天，直說完了，纔罷。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為証——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飯粮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山花子

種就藍田玉一株。看來的的可人娛。多方珍重好支持。掌中珠。
僥倖漫驚新態變。妖嬈偏與舊時殊。相逢一見笑成癡。少人知。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过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蹅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喜兒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有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裡吊在榪子裡。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厮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强如別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好一個滿抱的小厮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筭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里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菴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法華菴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

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里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巴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到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那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奶奶儍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方歇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恐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東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他每吃了一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他沒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房裡搭着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頂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臢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兒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就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

妻家比事却信白戲說出巧甚豔甚

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歪倒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兒渾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穿着道士衣服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裡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啵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里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這樣的大白日困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醮事散得晚晚夕謝將整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還一頭酒在這裡睡回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筍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呵些湯罷

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腳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到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裡拿裙子裹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姑說好歹請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纔來截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

[illegible]

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尼僧牙婆決不可擦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談經說典爲繇背地裡送暖偷寒甚麽事兒不幹出來有詩爲証

最有緇流不可言　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把鬏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揸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個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要粧丫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粧扮起來活像個丫頭我那屋裏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誆他們誆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

[illegible]

在頭裡走走到儀門首撞見陳敬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這般敬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裡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敬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眞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敬濟道他怕你老人家駡他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麽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麽多儹們都是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是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了來安兒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

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搽燭也假磕下頭去恐不住撲哧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成精死了罷把俺們哄的信了玉樓道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氊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裡等他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恁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里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里我不哄你你不信我呌出來你瞧于是呌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膽的奴才頭兒没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脚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没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睁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眼没縫兒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剌剌對着主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趂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髻子摘了戴上鬏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鬏髻了衆人又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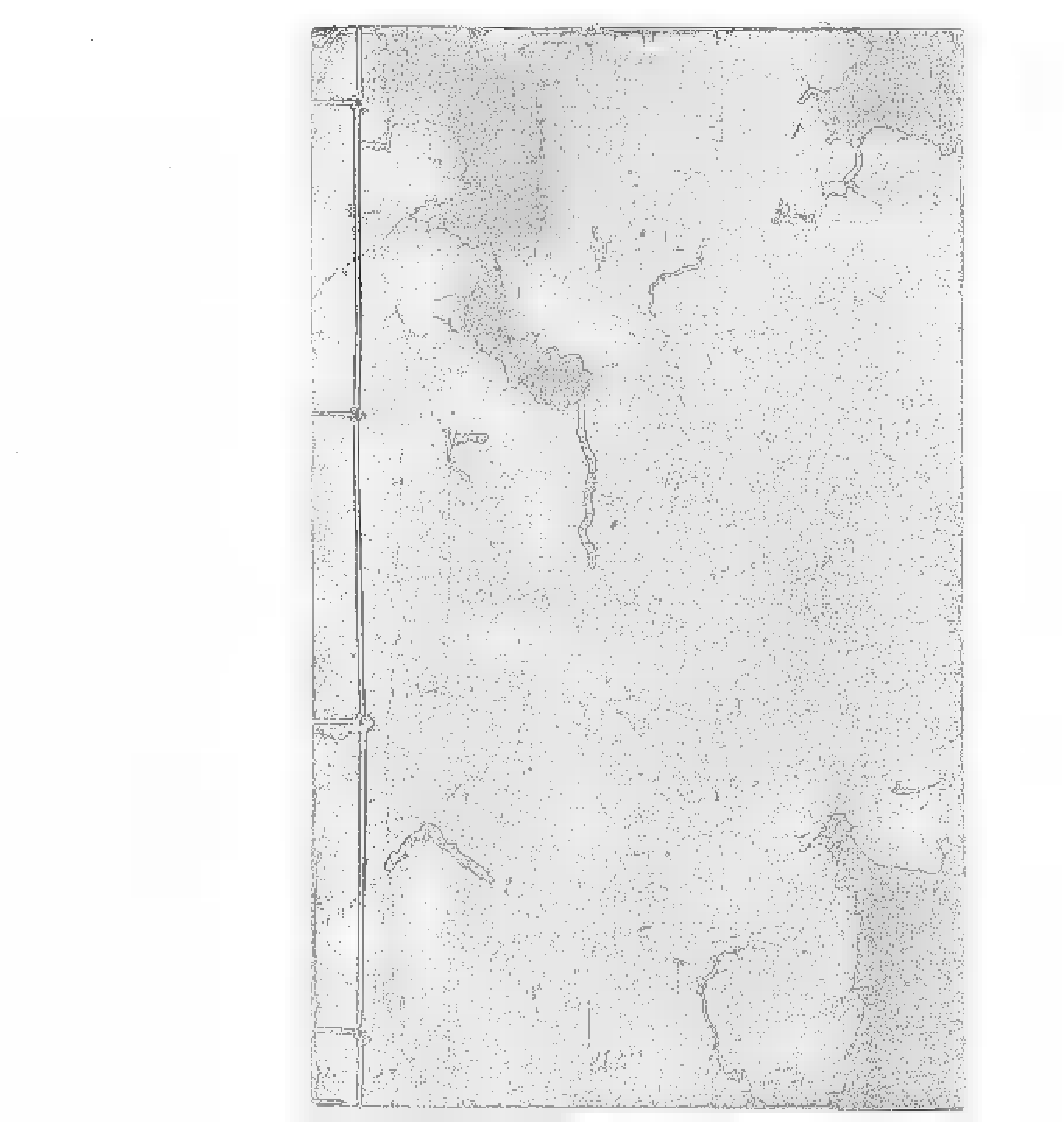
（眉批：不信得妙）（旁批：楊姑娘亦聪明又妙）（眉批：色欲遮眼色之眼）

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里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十二日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西門慶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盤餚品一罈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賁四叫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叫他來扮西廂記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來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燈下艷粧濃抹不覺淫心漾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金蓮就知其意就到前邊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纘重勻粉面復點朱唇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甚喜摟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節裡酒兒不筭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摟了他酒摟在懷裡膝蓋上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十二日喬家請俺每都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下帖兒都請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得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攏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臉兒憨着西門慶笑道賊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

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遲了啞西門慶道對趙裁説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債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别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説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掐個尖兒兩個説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整狂了半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段尺頭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氊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遍袖粧花錦雞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債造不在話下

正是

金鈴玉墜粧閨女　錦綺珠翹飾美娃



卷九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九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嬉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蒲庭芳前

瀟洒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雙。蘭堂綺席、燭影耀熒煌。數幅紅羅錦繡、寶粧篆、金鴨焚香。分明是芙蓉浪裡、一對鴛鴦。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偺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眾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嬭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蕙秀伏侍、整衣服。又是兩頂小轎。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廝拏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

春梅說見性兒高人一段可見人品沒于房系者其後而生志

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們都新做了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到沒的羞剌剌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你這小油嘴兒見你娘們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裁三件一套段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

西門慶於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段子衣服、兩套遍地錦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都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酒說笑頑耍不題、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趕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俱依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又與尚舉人朱臺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

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請衆堂客坐下吃茶、妳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臺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旁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兩個妓女在旁邊唱、上了湯飯、厨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燒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子、只見妳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臥着、兩個你打我

[眉批：真心歡喜]

[眉批：玉樓自動撫兒自嫌金蓮猶不在抓有不出人言也]

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蹬脚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都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臺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衆人不繇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

拉到前廳兩個就鈔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說了拏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說旋擡了兩罈酒三疋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擎花燈燦爛麝香靄靄喜笑匆匆兩個妓女啓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院斜抱琵琶唱着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子上了一道裹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滴溜嬌並頭蓮湯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不放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來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里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姈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大姈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姈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于是生死把大姈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隨從妳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恐怕冷腳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尚舉

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
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我嫂子見他家新養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
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
般纔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
小厮來對你說擡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
不搬陪些喬家雖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
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
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赶着
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
母子是房裡生的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到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
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喬家這孩子也是
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着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長我也休嫌你短西
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裡說話也插嘴插
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說這里
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
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
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
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衆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
下他在那里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間坐次上
不好相處到明日怎麼廝會說了一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屋裡來
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旁
邊聽着我說他什麼歹話來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

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怎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現報在我的眼裡多大的孩子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板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臥單沒的蓋狗咬尿胞空歡喜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做親時人家好過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甚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便浪𢞁着圖扳親家耍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強人罵我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項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颭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茶來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裏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妳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左裏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只怕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到是我叫他抱的房裡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妳子懷裡睡着了因說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趕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柏

爲嘴人嘗學此氣象亦象此嗣

看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兒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插燭也是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擺下酒兒兩個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道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了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麽來我且不和你答話於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裏做什麽來春梅道在院子裏坐着來我這等催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嘔氣黨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叫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跪

[illegible]

這樣苛損

的他跪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拏大板子要打他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到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扯去秋菊的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與你我却不與你姐姐你知我兒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撑着頭兒逞什麽强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又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說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罵的言語兒有因一聲兒不言語諕的只把官哥兒耳朶握着一面使繡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

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氷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辰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訴喬親家那里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下飯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段一頂青段𢿥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里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他那里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

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擺在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去了正是

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犬羊爲國羞有詩爲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兒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嘆後來人

第四十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躡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兒送節，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為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他家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老馮來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并羹菓食物；又是兩套遍地錦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珠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十四日早裝盒擔，教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腳，俱不必細說。正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伯爵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眾堂客娘子吃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又是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送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裡，便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的？」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却說前廳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兩個師父領着，挑了箱子來，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不一時，周守備娘子、荊都監母親荊太太與張團練娘子都先到了，俱

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月娘與衆姊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纔喝了道來擡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序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齊整粧束席上捧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廂記不說畫堂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分付四架烟火拿一架那里去晚夕堂客跟前放兩架旋叫了個廚子家下擡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罈金華酒去又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安顧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裏去玳安見婦人道爹說請韓大嬸那里晚夕看放烟火婦人笑道

請客來看烟火郤收拾床鋪致甚

羞剌剌怎麼好去的你韓大叔知道不嗔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里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你還不收拾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里坐回就來罷家裡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來昭妻一丈青早在房裡收拾下床炕帳幔褥被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裡吊着一對紗燈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面炕上坐下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除了

大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鬧熱打了回雙陸收拾吃飯了
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　香車寶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二人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裡謝希大祝實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的你可認的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厮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裡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閃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玳安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我知道了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來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大到了粘梅花處向人鬧處就杈過一邊撇着祝實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辰就不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辰對衆人不好邀你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麽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要問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給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里管他這閑帳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呼喚我只拌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杈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謝希大道早辰從哥那里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請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

不過抵搪先人利害保求賦西學羣路搬人頭出頭替之論

擺酒特來伏侍爹每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盛案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裡隔墻掠個鬼臉兒可不把我諕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愛叔兒擬着獸頭城往裡掠好個丟䩰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赶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麼沒羞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你怎的鬧出氣伯爵道傻小歪剌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撅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撅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教他拿了去拶你一頓好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檯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錢不怕鴇子不打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

不一時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𤆁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的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旁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擡轎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在窗裏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分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紐心䯼髻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披襖兒白挑線絹裙子下邊露兩隻金蓮拖的水鬢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箇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

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悄悄問他道房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看燈的兩個聽的從新到房中說道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見得禮休怪于是揷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怎知道俺每在這里李銘跪下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裡說爹在這邊

擺酒特來伏侍爹每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案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裡隔墙掠個鬼臉兒可不把我諕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城往裡掠好箇丟醜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麼沒羞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你怎的閙出氣伯爵道傻小歪剌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撅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撅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教他拿了去拶你一頓好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錢不怕鴇子不打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殺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

可成個人因說謝子純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希大道我也是候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筯在下席坐了廚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韓道國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實念道你陪他到那里纔折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極有若者)往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銀子去吃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

今借 學兒 約在說 月後自 揭揆不 還往此 要

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實念道我那等分付他文書寫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三限祝實念道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哩祝實念道你到說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鍬頭坎得稀爛怎了那時少不的還他銀子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點燈又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燈甚是奇巧家中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檯送了四個攢盒都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西門慶呼棋童兒問道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衆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在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

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拏杆欄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並沒閑雜人擠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厮下又拏上一道果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擡出去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樁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着慌剌剌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沖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簾霸王鞭到處響喨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老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因見王六兒在這裡推小

淨手拈香謝希大祝讚冥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里去伯爵何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裡說的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賴的就不起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里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我是應二爹三個并眾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爹那里到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悮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悮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裡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

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鐵棍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雜合的肉菜一碟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青討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裏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就在門縫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進一退往來掮打何止數百回掮打的連聲呴呴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子正在那里張看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看見揪着頭角兒拖到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

他去十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護住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擡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

不愁明月盡　　自有夜珠來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滿庭芳後

情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開謾道愁須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眾人說話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回問了些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慶兒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日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怨罪怨罪來家早有喬大戶家使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家人管待酒飯孔嫂兒進月娘房裡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拜了月娘眾人都陪着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納西門慶令陳敬濟拏天平在廳上兌明白收了黃四又拏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趂此机會好問

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就走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趕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癆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奬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黃四李智去了正是

明明面諛不羞面奉人[illegible]讀

假饒駕霧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要錢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手中拿着兩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暗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徑往李瓶兒房裡來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只見金蓮出來看見叫他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在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忙的這等說人了刺刺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進他門去死濟的把那兩條腿摇折了纔現報了我的眼那說西門慶拏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嬭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撾弄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道是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推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要

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里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捎來的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娘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是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曾收哥哥兒耍的那錠金子怎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裡得那錠金子屋裡就乱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嚛耶嚛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看着哥兒怎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

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裡走了鱉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四錠金子拿了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錠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了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厮街上買狼觔去了早拏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時狼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拏與孩子沉甸甸冰着他一時砸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拏與孩子耍只恨拏不到他屋裡頭裡時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了頭教各房裡了頭口裡不笑毯眼裏也笑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

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淫婦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插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妝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為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威勢把一箇半箇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裏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遞一狀你說你是衙門中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箇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道看這小淫婦兒這等刀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和

剃頭系因睹和一步歸來你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不丟你怎麼當我是僧剃惟月娘在旁咲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就些兒也放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爺家差人邀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伏侍眾奶奶我自有賞賚休要上邊打諢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唱了兩日道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裏勻

那臉大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不行止致驚敲你惹他來我倒
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跟前搬着他著緊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
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
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
他強怎麽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勻臉
去了不一時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
怎的不見了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辦了這回嘴差些兒
沒曾辦惱了打起來吃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廝買
狼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了頭抽起來你屋裡了頭老婆管着
那一門兒來看着孩子要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觔錢的東西
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拏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忙着陪大
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了頭推妳
子妳子推老馮急的馮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
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麽天麽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
屋裡梳頭沒曾過去不然怎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
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
兒董嬌兒兩個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
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沒家去吳銀兒道你怎的
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
俺今日來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拏了兩盞茶來
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在手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
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

弟吳惠、鄭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槅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萬福敘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了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氅衣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裏人把眼不住的看了、這個又看那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鬬他耍子、道哥子只看着這裡想必要我抱他、于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裏教他抱、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他明日大了、會情也是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嫖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厮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耶嚛怕怎麽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耍耍兒、于是與他兩個嘴㨒嘴兒耍子、董嬌兒、韓玉釧兒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箇兒與娘每聽、因取樂器、韓玉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諕的在桂姐懷裏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到屋裡去罷、好個不長進的小厮、你看諕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朶、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兩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來了、大門前邊大廳上都有鼓樂迎接、娘每都收

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又分付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准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應保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多蒙看顧月娘道二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前廳鼓樂响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群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個個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着叠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宮繡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鬢堆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鬢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叙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廝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叙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裀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個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爐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都打扮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

門大人出來拜見叙叙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彀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好厮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裡沒錢如今到是做了大戶我這個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彩李瓶兒慌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個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把氊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段并一副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細巧油酥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敬濟打發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衆奶奶每遊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梨[illegible]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襆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姮娥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元人曲王月英留鞋記

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遞酒、堦下戲子鼓樂响動、喬太太與眾親戚又親與
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入席坐下、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
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比南山、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
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
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各樣花燈都
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樂
人又在堦下、琵琶箏篆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香城、
吹打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二兩銀子、四個唱的
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坐、四張桌子
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
娘眾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門遞酒、看放煙火、兩邊街上看的人

鱗次蜂排、一般平安兒同眾排軍執棍攔當、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
一架煙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眾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
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眾姊妹歸到後邊來
分付陳敬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箇師
範酒飯、與了五兩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饋下一桌餚饌、
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每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
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傅夥計、
賁四、敬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
你還委個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沒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
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酒、敬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
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

說傳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賣四道人生歡樂有數敬濟道趁此月色燈光來傢道咱且休要害貴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我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

飲罷酒闌人散後　不知明月轉花稍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滿江紅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帷睡足臨寶鑑綠鬟繚亂未欽裝束蝶粉蜂黃渾褪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背畫闌脈脈悄無言尋棋局

話說敬濟衆人同傅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欵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這幾家那里既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里坐坐晚夕走百病兒家來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他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樂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敬濟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香家并各

家貼轎賃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不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琵琶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曾去、道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里求着我、要家去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里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里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禀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諕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

走之情卽令小厮摟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裡
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麽玳安遞上去可要作怪却是一錠金
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
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里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心中大怒令
琴童往前邊取拶子來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猪也似叫拶了半日又敲
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
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
叫媒人卽時與我賣了這奴才還留着做甚麽李嬌兒沒的話說便道恁
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
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
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月娘

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玉簫問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麽小玉道二
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
知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厮買狠觔去了說的
他要不的在厨房問我狠觔是甚麽教他眾人笑道狠觔敵是狠身上
的觔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狠觔抽將出來就纏在那人身上
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到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
走的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不想被小厮又看見了月娘道那
里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就不是個台孩的且說李嬌
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儍孩子你恁十
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里沒人
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就弄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

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撥打着好麼乾淨傢了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裏人就不管你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裏了頭對衆撥撻一頓撥子有不是拉到房裏來等我打前邊幾房裏了頭怎的不撥只撥你房裏了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裏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拉出這了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個就是狐狸一般你怎鬪的他過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了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也似元宵一般撞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里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裏只見李

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里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了李瓶兒便睃他一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裏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床鋪展放鮫綃吃了茶兩個上床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裏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分付迎春拿個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子兒我揀粧裡有

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都拿了放在傍邊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要耍罷於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摟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摟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惟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略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摟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

也不可知兩遭也不可知常進屋裡爲這孩子來看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他有甚麼大閒事寧可他不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看兒眼兒只說俺們把個漢子像剛纔到這屋裡我就攛掇他出去[illegible][illegible]你不知俺家人多舌頭多今日爲不見了這定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裡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里是那里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

有些〻主兒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　　知心人到話相投

第四十五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玉蝴蝶後

徘徊相期酒會三千朱履十二金釵雅俗熙熙下車成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樽罍且追陪鳳池歸去那更重來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趕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夥中封了十兩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粮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筭再借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個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

兩個坐我在旁邊只消一言半句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另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裏頭多放些木頭蠟裏頭多攙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于是計議已定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擡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戚老早就去了今日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擡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廝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棋童兒拏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棋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個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

未來乘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我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拿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我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拏了一座大螺鈿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拏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生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麽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

……大……一……兩……可學……百十萬

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攛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子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少說也有四十斤響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拏了五盞茶上來眾人吃了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里放桌兒西門慶道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畫童兩個擡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拏

上春檯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卻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每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閒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這桂姐先辭月娘眾人然後他姑

娘送他到前邊叫書童替他抱了氈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姑娘房中沒個人使他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强如手撥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就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兒書童兒抱着桂姐氈包說道拿桂姨氈包等我抱着教書童兒後邊說去罷那書童應喏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又到窗子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閑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揭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兒說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腳步兒响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拿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

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欵、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驕、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那賊狗才、單管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鮫綃、把琵琶橫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掙得金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裡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嬌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饒待使他叫老馮來領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

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氊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搶就使罷、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氊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既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賊兩頭獻勤欺主的奴才、嗔道頭裡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要家去了、就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們說話哩、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太奶奶管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對

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拏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氊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麽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櫥櫃裡拏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討襯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麽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蠟梅吃了東西交與他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個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

銀兒乖兒耐人好人會還桂兒一句辣手

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妗、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喝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琴童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沉沉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浪淘沙

小市東門欲雪天，眾中依約見神仙。蕊黃香畫貼金蟬。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哄一街煙。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眾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後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

卷十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麽俺只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喝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轎徃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沉沉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浪淘沙

小市東門欲雪天。衆中依約見神仙。蕊黃香畫貼金蟬。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哄一街烟。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徃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到晌午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還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說了准在初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後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桂

表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跕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向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放也挐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箇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來你每拏兩箇在近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孩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道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著待也罷了顯的說你合我不幫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又知道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只它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箇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还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箇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王柱彈琵琶李銘搊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看晚來正是

金烏漸漸落西山　玉兎看看上畫闌　佳人款款來傳報
月透紗窗衾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檠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边一边十二盞金蓮燈还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付等堂

客來家先是六箇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吹打了一回又淸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箇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箇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攔杆攔擋閒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々踏歌聲士女翩々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矗晴雲鳳禁縟香縹緲千層籠綺隊閬廷內外滚々宝月光輝畫閣高低簇々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听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箇在圍屏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兒兩箇常時私情戲狎兩箇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嗑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々望上騰起來滿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听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就揚聲罵玉簫道好箇怯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々哈々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漏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頭灰玉簫見他罵起來說得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西門慶聽了疑不問其長短就能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乎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

多兼藍泉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箇去他家裡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爹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看看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箇乜思擺搭的也似不知忙些甚麼教我半箇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替賁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每稟稟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

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纔慢慢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箇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裡頂槅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遲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每吹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所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

因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來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
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裡看
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
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
答兒來了。月娘因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没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
兒拿些兒甚麽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剛頭擺下了。吳月娘
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教他前边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
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
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
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
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兩個

瓶兒二味嬌週折妾子及金蓮好嬌雅正

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爹奶奶這裡接他，
教我纔收拾閒閣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
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所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
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
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没上過鍾
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個江風。正唱着，月娘便
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凄凄的起來？來安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
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
夜深不冷麽？月娘道：既是下雪，叫個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
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
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

想起金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都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分付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每使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墻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應

奸懶食饞背地瞞官作弊養的那蘭兒我不知道哩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氊包你還匹手撈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他苟嘴吃去了都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老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他抱着氊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腿脖倒拗過颼了我使着不動耍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個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每取皮襖去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

此一節便見金蓮起心襯皮襖非一日

家能人家當的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婚婧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廚裡、教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攮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叩、在窗外悄悄覷听、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筯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嘍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見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隣、就如副東一樣、三娘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听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妗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

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關裏間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边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还說哩為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还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拷火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娘說我遣將兒因為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說大櫥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七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揍着咂舌靓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底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又開了櫥裡又沒

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々兒們把人兒也走出了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恁的娘罵不說屋裡只怕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边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裡那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披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貂

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于是替他穿上見穿寬大大金蓮纔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眾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因叫

銀姐你家不遠了。他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裡。敬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琴童，你送送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琴童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的一聲，同琴童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的，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耍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裡，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了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等他到明日往院裡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那兩個口裡就自在走到東街上，將送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攸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依，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卻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將鬧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顙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裡，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賞錢，分付小廝收家火，息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跑了，只落下春梅，拜辭了賁四嫂，纔慢慢走回來，看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麼。見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迎

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裡使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怎的搶了李知道姐姐每都吃勾來了罷幾曾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紅的道怪小淫婦兒如何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識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小玉道我希罕那淫婦諂大師父在傍勸道姐姐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氈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三人都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娥直到四更方止正是

香消燭冷樓臺夜　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便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撥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掛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布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定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梅香洗銚鐺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有有些不是往後只好招個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撥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

鏁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剋過方可玉樓道巳剋過了婆子道你為人溫柔和氣好箇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箇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為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為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為小廝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矻磴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娘子三個官人頭一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為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為李瓶兒道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都往前頭來了月娘

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就畢和月孃同歸後邊去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算計　一生都是命安排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

懷璧身堪罪　償金跡未明　龍蛇一失路　虎豹屢相驚
覓跡嗟羅急　終知漢法平　須憑嚳運罰　為汝解聯成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問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刁氏亭側私語天意天秀卒至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鄰再三劝解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大喜

因何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蕃盛之地景物繁華吾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寔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听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况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箱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并苗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險惡但見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过地名陜湾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三一個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繇日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稍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受的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于是與兩個稍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箱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

中艙裏睡苗青在船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夢
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
蕩裏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
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船便說我若留
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
疑因此二船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
船自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變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
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
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
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劝其亦大
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没蘆港忽有一隻

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簑衣只聽得啼哭之聲移
船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厮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繇却是揚州苗
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
食因問他你要同去却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
如何回得家去願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
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过活一日也是
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
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
人之寃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
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贓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盗劫
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

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船家見安童在旁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透信的人、慌慌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件兒、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过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

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不的、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氈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里去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兩個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腳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

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備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去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里來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歹累你說是我這里等著哩玳安一直來家交進莊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安慢慢走到根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鋪子裏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廚下整治見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你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嘛西門慶道只因舍親與大人那裡說起和舍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搬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冷清房裡坐坐罷一面請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子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嫂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攬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兒提攜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禮物謝你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

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攛在河裡，圖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執證着，要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礼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唬壞三魂七魄心。

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憑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況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礼去。」王六兒拿礼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即便進礼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隔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攬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口豬，約掌燈已後，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

罷。紙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巳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家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礼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裏。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那與他說了不曾。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玳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饋送了些些礼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礼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

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兩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得見讓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辭、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控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

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鑿漏、邀截客旅、圖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戳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提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戳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提打落水中、幾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于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的胯骨皆碎、殺豬也似喊叫、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做了文書、并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聽候、

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害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听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吉凶禍福並肩行。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吃驚。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桂枝香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驀然一點心驚，却把那人牽掛。向東風淚洒，東風淚洒，不覺暗沾羅帕。恨如天大，那冤家既是無情去，回頭看怎麼。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平府住札，徑往府中來投下。這巡按御史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丑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听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歲忽報瑾章聞轄啓爾擇詞之閣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値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權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撥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淸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奉乞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具

此處甚不深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出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卽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淸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眞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集里老用鍬掘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宛

至此大抵然照情共理不能有之非刻處便宜者不容也

然頸上有二刀痕命仵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人東道雖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為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眾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繇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眾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于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說于得人眾此有可疑因令將眾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眾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

王六兒略撿一金便手足掘捐傳該人婦財其庄必看者

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污吏贓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說兩頭卻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䯼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教地方分付他道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買幾根木植來咱

生員注佳繫此可歎

這墳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瞭暫下邊不捎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没筭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没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栢、兩邊疊成坡峰、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扁、宰豬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

其心害

許多人、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桂、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賁第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周、二者刘婆子說這孩子顖門还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諕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

寫出月娘根心生色一片菩提婆心

個主罷西門慶不听便道此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顖門未長滿教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听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抬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々望見青松鬱々翠柏森々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峰上去週圍石墻當中甬道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匾大書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豬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纔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諕的在奶子懷裏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諕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教抱了他來你看諕的那孩兒這様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四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彈唱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妗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抿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掛的書畫琴棋瀟洒奶

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就擎了兩楪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鼓來唬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膽兒于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鬬孩子頑耍便也鬬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敬濟不繇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鬢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奶子瞧科

見戲鬧將手中拏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折但見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家騎馬在後來與兒

如此寫心酸人到君若讀月娘去叠筍之死不達

閒七下此數語豈出宗意精深多少波瀾

與廚役慢七的擡食盒跟後玳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妳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七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定着妳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眾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禀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所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于所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

下轎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找巾兩個伴當騎騾跟隨下馬到于所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先坐祭掃不知長官下顧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裡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忙接過底報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蒞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

天王綏猷而萬邦以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
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為我
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刑所掌刑
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闒茸之材貪鄙之行久于物議有玷班行昔
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貪為同僚
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
監索班錢被軍騰言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
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

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
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于包
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飾而
贓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
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頗
而俾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諕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
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為少不的你我

寫醫婆真

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爹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僱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強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墳上祭祖爲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提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沒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因巡按奏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兩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

病根還在金蓮，調貓畢竟償本，那不試出妙手。

因劉婆手數露好子便將符[illegible]自是順

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拏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所，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諕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裹得緊緊的，又沒諕着他，娘叫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價行，只六日就趕到東

情

本尚未行而打點先到的算神手

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里差人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聽消息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廳上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躭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听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道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教你爹放心見今巡按批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麽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裡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到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纔到了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又打聽得兩椿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糴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

師儀巨萬復悉錯錄來保亦可見也

此疏條理日然使甚必行之當亦有利孰得以其人而沒其首乎

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底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為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繇學校陞貢

竊謂教化淩夷風俗頹敗皆繇取士不得其才而教化無以漸摩

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廢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寤寐求才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古繇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

竊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今

陛下卽位以來不貴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叅罷

三曰更鹽鈔法

竊惟鹽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鹽法者詔云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粮草關領舊鹽鈔易東南淮浙新鹽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令商人照所派產鹽之地下塲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别買新引增販者似屬私鹽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備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

竊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脈貴乎流通而不可滯滯如有阻阻滯滯不行者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鵝眼錢之後至
國初猶有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器爲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致于踴貴矣

五曰行結糴俵糴之法

竊惟官糴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上煩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侶題奏
欲依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倉行結糴俵糴之法保之于富室之于

里里之于鄉，猶之結也。每鄉編為三戶，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糧，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還派糧數關支，謂之俵糴。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處切舉行，其關係蓋匪細矣。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
竊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須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
餉之用。庶兩得其便，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竊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船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嘉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保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

甲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戸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戸者納
糧中戸者減半下戸者遞減振數闗支謂之儀糶如此則斂散便民
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関係葢匪細矣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
竊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餉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
餉之用庶兩得其便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甚嵩蔵 [illegible]物 入下貝 司要民 老道

竊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
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船所凡有用悉出内帑差官取之
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嘉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
了兩淮巡塩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
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

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内無財莫論才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

雅集無兼客　高情洽二難　一尊傾智海　八斗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爲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過爲隨他說去老爺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裡理事不在話下

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内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塩鈔法不可屢更臣[illegible]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煆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

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宋御史便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峰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瀆年兄到他家一飲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個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

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
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
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
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
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
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
乃一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禮
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
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堦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
慶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
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

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
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為人浮躁只坐
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
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
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
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
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
盃兩個銀折盂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
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
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為見
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

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了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峰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行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卽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裏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且喜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裡蔡御史道安鳳山

諛官的此等然過自受

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儹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教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侍他我另酬答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里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拏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趂着蔡老爹這回閙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教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槅子外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鹽望乞到那裡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麽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唱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

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瑩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于堦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于壁上以為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迴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

一杯陪飲。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拏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裡。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輕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甚麽。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悮了。來興兒道。家裡二娘上壽。没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竈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裡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拏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為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閒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窻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裡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擧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仞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了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詿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

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莊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見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著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

○白描畫胡僧

和尚本止此嗎物家差不遠

鞾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頦下髭鬚亂拃頭上有一溜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裡鼻孔中流下玉筯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頭一聲不荅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麄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說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不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胡僧直

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褳褡褳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里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道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出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胡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摭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脚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睁睁的只顧搧扇子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路兒從門外寺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騾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攮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 他

讀此書者于器用食物皆病乎貧淡漬心細讀知遣方知其非書也

問他討甚麽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縧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的交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

鼉皮畫鼓振庭堂　烏木春檯盛酒器

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厮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過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川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餚餅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鰍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拿過團靶鈎頭雞脖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邈出滋陰摔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拿上來與胡僧打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

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來，傾出百十丸，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將那一個葫蘆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撙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効？胡僧說：

形如鷄卵　色似鵝黃　三次老君炮煉　王母親手傳方
外視輕如糞土　內覷貴乎玕琅　比金金豈換　比玉玉何償
任你腰金衣紫　任你大厦高堂　任你輕裘肥馬　任你才俊棟梁
此藥用托掌內　飄然身入洞房　洞中春不老　物外景長芳
玉山無穎敗　丹田夜有光　一戰精神爽　再戰氣血剛
不拘嬌艷寵　十二美紅粧　交接從吾好　徹夜硬如鎗
服久寶脾胃　滋腎又扶陽　百日鬚髮黑　千朝體自强
固齒能明目　陽生姤始藏　恐君如不信　拌飯與猫嘗
三日淫無度　四日熱難當　白猫變爲黑　尿糞俱停亡
夏月當風臥　冬天水裏藏　若還不解泄　毛脫盡精光
每服一厘半　陽興愈健強　一夜歇十女　其精永不傷
老婦顰眉蹙　淫娼不可當　有時心倦怠　收兵罷戰場
冷水吞一口　陽回精不傷　快美終宵樂　春色滿蘭房
贈與知音客　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

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胡僧方才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柱杖挑擎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菊花新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暖、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裳恣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沼口豚腮、進來與月娘眾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眾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眉苫眼、拿班做勢、口裏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裡、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畫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

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
門外寺裏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麽藥方與他銀子也不
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麽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
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漢們那里曾大藏經
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妗聽了道像俺
們終日吃肉卻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
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
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蔡御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裏
韓大嬸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
慶得了胡僧藥心裏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來請正中下懷即分付玳
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于是逕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

袋小厮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
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筭帳哩
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旁邊陪坐說
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
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日與
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到好樣兒連忙道
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厮有南燒酒買
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
酒了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
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
回纔收拾吃酒不題单表玳安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一覺直

睡到掌燈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
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裏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
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筭帳哩
月娘道筭帳沒筭的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
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裏韓道國的小廝
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
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分付你說家
中你二娘筭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鋪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
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拏了兩
瓶鮓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
戲道好淫婦我那裏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裏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

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秋秋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
要合你的屁股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
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
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
怕躧了被書童奪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鬬你
鬬兒你就惱了不繇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裏吐了一
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
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
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耍笑便笑臢剌剌的屁
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秋秋你今日纔吃屎你從前已後把屁
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

當家二字措辭甚雅

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厮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拏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裏睡哩于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流下分兒了就向廚櫃裏拏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篩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學舌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窓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其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捏了有一厘半兒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觔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裏一面用手籠攥着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胡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拏那話往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抽

一人而兼者北之獲六兆不怕阻莫死殺聊

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illegible][illegible]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要要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搧磞搧磞的連聲響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拏過燈來照着頑要西門慶于是移燈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閒着王八在家裏做甚麼因問舖子都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窓外聽了玳安從後

邊來見他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趂他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衚衕子裏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那里過看見在門首長腿屋裏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衚衕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裏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燈下拏黃桿大等子秤銀子見兩個兒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燈一口吹滅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就走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步

就燈進裏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䯼髻的酒太
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腳，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裡來。玳安道：
我合你娘的䁖䁖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嚛，裹腳襪子也穿不
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
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纔好，平白
放他去了，好不好，拏到衙門裏去，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曾長腿向前掌
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
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
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
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鮓、醎魚、猪頭肉、乾
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摟着賽兒，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
釵，綠袖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拏鍾兒斟
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個山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到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
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
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
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有其樹
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賽兒接過琵琶來，纔待要唱，忽見小
優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來，
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
馮：爹尋俺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

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吃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燈籠牽
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
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于是拏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
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了
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那表潘金蓮同
眾人在月娘房內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裏月
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房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
沒了叫春梅問春梅說頭裏爹進屋裏來向床背閣抽替內翻了一回去
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里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
娘正往後邊聽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胡兒進屋裏來我問着他又不言
語金蓮道已定拏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

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
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裏去了琴童兒把燈籠交送到後
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
裏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
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
我這屋裏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
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
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裏坐到這早晚西
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
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踅到李瓶兒房裏來原來是
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

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鐵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裏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只來這里纏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裏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諕的李瓶兒要不的說道耶嚛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太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裏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攪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的饞醉醉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汚在男子漢身上臢剌剌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吃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裏去了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裏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瓶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是向

消家人知此作兩窮眞難得難得極乎否

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常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頑耍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也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子是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三担甲倒賣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金瓶梅十卷終

